



陶菴集  
七

書

卷廿五

16  
2325  
7



和  
2825  
卷25-7



陶菴先生集卷十三目錄

書

答柳進士 乘〇六

答鄭子文 五奎〇三

答宋信甫 相允

答宋龍卿 義相

答李參奉 順正〇三

答蔡生 膺祥

答鄭進士 陽元〇二

答南進士 整〇三



陶菴先生集 卷十三 目錄

答沈生 柱國〇三

答柳進士 光顯

答尹參奉 觀周

答韓參奉 命玄

答鄭參奉 厘基

答鄭伯休 錄

答鄭德振 錄

答鄭叔範 續楷〇二

答鄭善甫 續志

答宋生 瑚錫〇二

答宋生 勛錫〇二

答金子平 礪

答金重汝 版〇三

答魚生 有和

答金生 璞根

答宋生 爛

與崔生 萬謙

答金生 華壽

答蔡生 命洪

答李生 光厘

答李進士仁濟

答柳生濩

答金生承祖

答權生揆

答權生翕

答申生光彥

答李生奎彬

答曹生命益

答閔生宗修

答李生心濟〇二

答白生時迪

答呂生尚賢

答張生字南

答徐生字後

Blank writing area with vertical lin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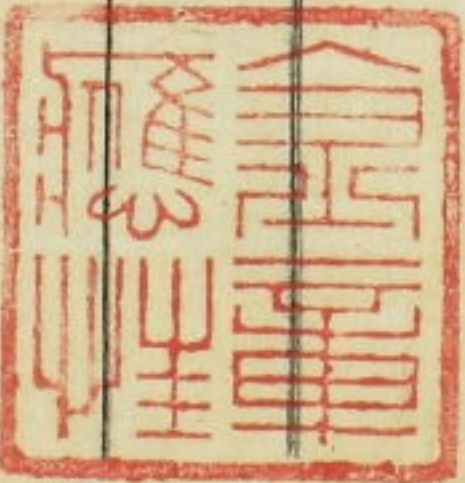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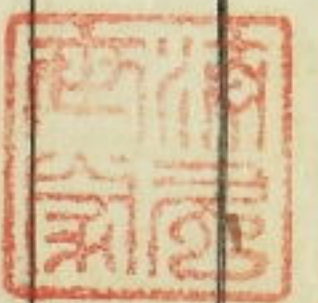
陶菴先生集卷十三

書五

答柳進士

乘

塊伏窮山絕無師友之益垂老之年孤陋益深乃於  
崔上舍之來伏蒙辱賜書辭意勤緝有非微分所當  
得者况不識面而先之以書此古道也何幸得之於  
今耶近日早潦學履萬勝湖南一路舊稱人材府庫  
數十年來一何寥寥常所慨歎間因士友竊聞遜老  
門下惟執事在耳極欲一承緒論以豁蒙蔽而邈焉  
不可得則只有向風馳仰而已寄示二詩足見雅志



陸者先生集卷十三  
之所存三復欽歎警發深矣益恨無由扣其微奧耳  
如粹者無聞而老且死矣如蒙不鄙從今以往頻惠  
鑄誨則其何幸也強拙攀和愧汗無已

答柳進士問目

太極圖說主靜之靜朱子解曰非此心寂然無欲  
而靜則何以一天下之動哉此與濂溪本註無欲  
故靜者同義而其答門人之問又曰主靜者主正  
與義也反與前日解主靜之說似有不同何也竊  
謂以無欲爲靜則對靜而爲動者又當屬之有欲  
乎然則無欲之欲非不好之欲也似是人心之感

發而如上智不能無者是耶如此則正義之爲靜  
固可屬之於無欲矣對此而以中仁爲動者雖屬  
之於有欲亦不必害義否註說無欲上有寂然二  
字可明欲之非私欲而抑此欲字若自上文欲動  
之欲爲來歷則又似有不好意在未知如何

無欲故靜此欲字恐不當與上文欲動之欲異看朱  
子旣曰其動也必主乎靜而就中正仁義上分得動  
靜則主正與義者自當屬靜未見有前後解釋之不  
同者如何如何正義中其可着得一欲字耶試思之

答柳進士問目

朱子之意以中正仁義分動靜中仁屬之動正義屬之靜而至解主靜之說乃曰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何以一天下之動哉乘竊意此靜字當貼正義看動字當貼中仁看矣然其靜既可屬之於無欲則對此而爲動者亦可屬之於有欲耶如是則不論有欲無欲此欲字似不可看作私利之意故前日所稟只欲取此作人心感發之說果如何無欲故靜一節蓋取聖人主靜上說故執事之意不欲以無欲之欲作不善看然上文旣曰善惡分則此無欲二字正與惡相對朱子所釋欲動之欲實從無

欲中出來上下照應其意隱約可見前書所云不當異看者此也來諭亦曰動字當貼中仁矣聖人則固中仁動之不可屬之有欲已自較然而彼衆人之動亦不可以有欲目之耶更加財量衆人之常失於動者非有欲而何試思之

答柳進士

丁巳

俯示詩篇三復激昂可謂先獲此心矣或人云云真知我乎但不知無益二字謂於時乎於已乎若謂於已則豈非頂門上一針然今日尙屬在已者惟此事耳僕雖不武只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

所逆觀僕固無心作解嘲者而高明之言亦恐非儻人以倫之道也然而慨世之意蓋有所在是豈獨為知舊之私哉近日久廢詩律不能奉答所教而設有攀和大旨不過如斯此後興至或可為而亦不能必也禽獸五常之說此是湖學大是非非可卒乍硬正徐當有以報之宋友儘佳士篤志向善尊言為不爽矣彼我俱未免孤陋一句相守終無實歸之益虛名之自誤誤人如此奈何

答柳進士問目 己未

孟子首章註造端託始之淡意云云端始字何所

指而言耶或以為仁義之端王政之始未知如何造端出中庸託始出春秋取此以明篇首特揭仁義之意也或人之言非是

喪禮不杖期有舅為適婦之文此舅字獨指繼祖以上為長子服斬者言之歟抑指繼禰以下為子服期者而統言之歟

不杖期舅為適婦此則蓋指繼祖以上為長子服斬者而言也何以明之眾子期年眾子之婦大功婦之服必下於子一等為其子不服斬則豈有為婦服期之理以此觀之適婦為當服斬者之婦無疑



乘方營亡妻改葬家豚雖是應服三年者乘實爲  
之主子不得服緦而只以白布巾帶從事耶

父在母喪者雖壓屈而不能自伸其間猶能具三年  
之體緦禮之時恐當服緦

答柳進士問目

壬戌

爲子服朞則爲服期子之婦不得不降一等老先  
生之意如此然疏家論五服輕重之倫不啻甚悉  
名同服異者尤爲致詳則今於不杖期舅爲適婦  
下何不分言是舅乃爲長子服斬之舅云乎其下  
大功衆子婦也下又何不分言爲長子不服斬者

雖適婦猶爲之大功云乎 甚可疑而况適婦之  
服大功是古禮也自魏徵始升爲期則朱子嘗論  
此事曰但升適婦爲期乃正得嚴適之義又曰升  
庶婦爲大功亦未害於降殺之差也今詳此訓尤  
不省其有分開之意矣抑有一說如使繼禰以下  
之宗服適婦但以大功而已又當以何服服衆子  
婦也欲從古禮服小功則反輕於兄弟子之婦而  
如朱子所謂輕重之不倫者矣欲與適婦同爲之  
大功則恐失嚴適降殺之義幸乞於此深加審覈  
而回教之如何○近有人舉家禮圖爲證者言右

傍子字下長斬衰三年者蓋言爲長子斬衰之義也其左婦字下僂對說適期則此適婦豈不明爲服斬子之婦乎竊意家禮圖雖是後儒之所添修然且以對待之理推之或人之言不爲無據矣如今亦可以此說爲證而破前日之疑耶

朱子所謂升適婦爲期之適婦卽愚所謂繼祖以上爲長子服斬者也庶婦之服大功正得殺之之宜不如此看則隆嫡降庶之義俱無所當節節窒礙而不通矣來亦兩何不者無或強生疑端反亂其宗旨耶恐不必如此也末端所示或人家禮圖說亦足爲愚

說之證也

虞卒哭令其夫若子主之明有小記之文則自兩祥以下又當誰主之歟

祔則祔於祖廟尊者爲主故舅主之虞卒哭則夫若子恩重服重可使伸情故夫若子主之然則兩祥之於虞卒宜無異同矣小記本文註虞卒哭祭婦非舅事也今指兩祥而問曰是舅之事耶夫若子之事耶其爲非舅之事明矣以此推之夫若子之主兩祥亦無可疑矣

賀循父喪未殯服祖以周云云

未殯則周固有賀循之說而此非先王所定之禮不無可疑夫喪不可一日無主若服祖以周則周之後祖喪復無可主之人是雖出於不忍死其親之意而父亡之後不得代其躬而盡三年之制亦非所以順親之心此於天理人情至爲未安愚意則父喪中祖死者無論殯與未殯皆服三年恐爲正當底道理而於禮旣無可據則復是義起何敢臆斷恨不以此奉質於沙尤諸老先生願更存思量而回教之

父卒則爲母一節昔有欲據父死旣殯服祖三年之文以爲父殯後服母之證沙溪先生以爲此說

亦近情義先生之意蓋以人情所不忍而爲言也抑愚意則以爲服祖三年非所謂情理之不忍也其重只在於體父之孝今之欲爲母伸三年者亦可謂之體父乎若但以體父爲義則是不得伸者反爲孝思之所至而情理不忍有不可論矣然則先生之論雖如此終不若姑從續解之爲有據耶玄石則力主服期之論自沙溪先生至尤翁皆以爲重難特未有決語耳愚則以爲母期之畢在於父喪三年之內則已若三年後則雖欲自附於不忍死其親之義父服已除未有壓尊之義母喪徑脫終無伸

情之地此於天理人情實爲未安未殯服周之說引爲據終未襯着若以父之小祥前後爲斷前則服期後則爲母伸三年似合於情理而旣無的證不知如何則爲得也後得尤菴禮疑其答人問有曰此事父死期年母死者母之期尙在父喪未沒之前則猶有壓屈之義矣若是明日父喪當畢而今日母死則亦當期而期盡之後復爲無服之人耶此不可不深思也以此推之愚見或不大背於義否願溪思而商教之

答鄭子文

五奎○乙卯

湖嶺逢別雖甚倏忽久而思之豈易再得秋來戀往倍淡忽承端書遠存窮谷荷意良勤何以爲報也霜涼靜履萬勝吾輩各是暮年雖用千百之功猶不能逮人况復多間斷而少接續乎是將終於無聞而已奈何奈何所教享用無幾一句真是痛切語然亦不必以此存心唯俛焉日有孜孜斃而後已方可爲究竟法責已勉人外此無他語矣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鄭子文

辛酉

經年阻戀轉淡忽拜枉翰以審春來靜履萬相仰慰區區弟逐歲益衰今則已是篤老樣子目昏神短不

能親生面文字時取舊書温習而已如是而尚可寸進耶聞携卷棲山老年此事誰人為之良可欽歎吾輩餘日無多尤宜汲汲為善於未死之前不至枉了一世盛問雖勤而此外豈有別語願以此交勉也

與鄭子文

癸亥

前日蒙諭八則陽生一段終不能無疑徧考諸書更為尋繹則程書易總論有云先儒以六為老陰八為少陰固不是九六只是取純陰純陽惟六為純陰只取河圖數見之過六則一陽生至八便不是純陰朱子語類有云陰爻稱六與程傳之說大不同這只就

四象看便見得分曉蓋程朱論易本自不同程子則不取象數朱子則細分四象今以本義觀之則有曰陰數六老而八少此就四象而論之也程傳曰陰爻稱六陰之盛也八則陽生矣非純盛也此但就陰陽之純與不純而論之也苟以四象言則八則陰稱本無生陽之義此生字似不成道理而程子本意既不取四象則只當以有陽之義活看不必於生字上局滯使本旨反歸於晦昧也此等處只觀大體不當於一二字句間苛論矣如何如何

答宋信甫

相九〇癸亥

俯詢縷縷良見不鄙之盛意但此事在二先生之門  
未經勘定後生末學安敢輕議第當留意徐考經傳  
或有可以援據之端敢不奉報以資財擇耶尊宗人  
文欽甫年雖少而見識精透偶以來教示及則以爲  
進士府君之墓失其處故築壇於妣墓之右而同享  
此則以精氣合之義推之固不可已者而其餘判院  
四代則雖欲爲壇將焉依乎若祭於正寢則不得不  
名之曰先祖祭朱子旣曰僭而不可行則今何可遽  
行且恩津君雖見於礪譜而其下代數不明門中本  
以判院爲始祖故二先生亦不敢輕議但錄於小註  
量也

答宋龍卿

義相○乙丑

令甥之過獲承問札荷意良厚病廢人事經年未報  
徒有悵恨院僂荐存殊慰願言賤疾長時沉頓已斷  
四方之志不如是豈至今失靜地追隨之僂耶今世  
講學廢久人或論此不以爲迂則輒曰妄耳非高明  
諒此老婆心切豈肯不顧譏笑辨此希有之舉乎白  
鹿韻之拚和蓋亦略叙其欽譽之私爾華陽講長纒

差出而引嫌不出士望所歸畢竟又恐不免煩尊秉拂幸毋過辭也

答李參奉

順正問目庚申

近來湖右禮家最長房所奉祧主長房死則成服後即遷于次長房不待三年此有可據否若成服即遷則雖無吉祭似當有改題告由之節未知如何

最長房死則其所奉神主遷于次長不待三年之畢近世士大夫家多行之者以愚所聞祧遷在於最長房之喪過葬後而來示則以為成服後彼此所聞未

知孰是而成服後則無乃太遽耶大抵此事始出於尼山之尹而尤翁以為可行其書載於原集中禮經雖無可據而實以三年廢祭為未安故也愚意亦以為長房事體非與宗子等不必待其喪畢次長之當奉者告由奉遷奉遷後始行改題似得之而此等儀節出於臆料惟商量而取舍之如何

答李參奉

癸亥

十年前顏範漸覺依微各已老衰盍簪無期幸而生並一世只將一識面而已耶士友之自南來者輒先叩尊安否今茲楊友行尤得其詳而遠賜辱幅辭意

鄭重其爲感慰如何勝言冬候乖常近日德履增福  
瞻溯益切絳積疾之中重以慘憾向來所業幾乎擔  
閣一邊矣悼歎奈何兩匣八冊受賜爲多今人好談  
古昔而於我朝事全所茫昧此是公患年來妄欲蒐  
輯野乘依年代編成首末與同志數人有約未及就  
而適聞忠州李歛谷家有已成者倩人一觀甚不滿  
意苟有人先獲則真是四隣未出何必吾操者向之  
煩索於高明者意蓋如此高明乃不鄙而與之往復  
如此此意甚盛人事滾擾僅得披閱一卷殊愜所望  
尚多有可議者夫以高明之一生勤苦用力而編輯

之際不能無餘恨仍又埋沒於巾衍之塵實爲可惜  
高明亦豈不自惜耶今若因此用工庶幾事半而功  
倍然煩疊者刪而從簡疏略者補而致詳自亦有許  
多般事年來老病百事專靠於人此亦非可獨爲勢  
將與曾約者同事此書之出於尊手固難諱於此數  
人者而餘人則不令知之書成後作跋語始明言其  
顛末雖或見行於世恐亦無傷今之所謂日月錄李  
公錫齡所述而士夫家多傳之者而於其人別無疵  
害矣然未獲尊命之前不敢徑自專輒縷縷申稟如  
以爲難則即當於一番經眼後討信復還納或蒙肯



許則來冊以下未了之數卷從速了當續續付送為望可否之間不可不速賜明教不知從近有何信便否幸乞留意也日前有一士友來見案上有此冊初卷略略披見苦問誰所為也不答其人旋於尊所着圖章中得之而笑曰此某丈書也何乃諱之是則雖一見露非愚之罪也好笑好笑

答李參奉

乙丑

尊攘編蓋為丙丁亂後人心日喪全無含冤忍痛之意哀集關係節義者以示天地間有此道理幾成十之八九而前託八冊待此卒業始可議且欲俟未來

者之盡來從容考證姑未免束閣來春則遇信便必付後編如何

答蔡生

膺祥

問目

己亥

申生事亦是窮格之一端矣曾子耘瓜而傷其根父以杖擊背仆地而蘇退而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怒夫受杖而仆地聖人非之况死而彰其父之惡乎程子曰舜百事從父母只殺他不得若使舜處申生之地則父雖頑必不命之死雖命之死必不死矣浚井焚廩先儒以為決無是事設令有之使舜不能烝烝又而死於井廩之間何以為舜是以程子之論申生有

陽春先生集卷十三  
曰此只是恭也若舜偃逃也是豈不爲處義之一證  
此恭字與西銘所云其恭同義蓋恭則恭矣不可謂  
孝也豈可以橫渠借引之語朱子註解之辭遽認以  
爲義理之至當哉頃問中人倫之變未易言者槩以  
本事要當別論不欲於文義之外生出枝葉矣來亦  
及此不敢不罄其說未知如何

或問物物具一太極則是理無不全耶朱子曰謂之  
全亦可謂之偏亦可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  
則不能無偏以此說推究則物亦具五行而只得五  
行之偏云云似無可疑來亦豈或以具與偏之相鑿

否

朱子章句爲萬世標的反是則異端也一時儒者同  
異之論如子約云云不過芭籬邊物爲後學者豈可  
眩於取舍之際耶或有可疑即是已見不到處就章  
句熟讀爛思必知其的確不可易而後已

心學圖大抵以人心道心分兩邊說去下面下工夫  
處亦從過人欲存天理上分說矣來亦中初無分類  
之意只因名言之相對云者無或太泛然否名目分  
排之間固多未安而直斷以不足取不足斥則過矣  
末端未必無補云云似得之

仁義禮智謂之根於心則可謂之根於性則不可西  
山之說先正固以爲未安而聲色臭味發於氣云云  
氣卽所以成形此與朱子所云形氣之私同意矣道  
心是義理上發出來底心學贊曰根於性命  
虛靈知覺心之體用覺軒所謂肅然不亂炯然不昏  
蓋指虛靈之本體而知覺自在其中矣  
西山情本善之說似本於孟子其情可以爲善之語  
蓋是溯源之論而語意不免有病矣  
體認一段旣曰體認則固不可謂之未發而此是輕  
輕下工夫不至如求中二字之爲病然而朱子答曰

謂有些病者蓋恐於未發已發界上易錯了惟存養  
二字爲擷撲不破矣所論在延平用工則不爲病云  
云儘好

朱子曰赤子心也有未發時也有已發時今欲專作  
已發看也不得但方其未發時與老稚賢愚一同惟  
已發時未有私欲故未遠於中此論甚該備淡味大  
人不失一句語則終恐屬已發邊矣

鳶飛魚躍道之自然本無一毫私意與必有事焉同  
者非明道不能說得出矣此段十分精妙不可容易  
立說須於天理人欲界分上透得分明方可識此意

思矣退翁所論已是八字打開惟淡味淡味

答鄭進士

陽元問目乙卯

陽元居憂中取從兄之子爲後趨葬時率來而禮斜之後則似有稅服之節矣如在小祥後禮斜則期年已畢無稅服之節耶

出後於人而在於所後祖父母喪期年之內則其追服與否實是變禮之難處者惟稍可證者喪服小記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其父稅服已則否鄭註云生於他國而祖父母昆弟皆在本國已皆不及識之今聞其死而日月已過則父則追而服之已則不服

也北齊張亮駁之其說曰生不及者是已未生之前已沒云云以此兩說旁照則今此所後祖父之喪在於已未及出後之前則或可以已未生前已沒之事爲準且未出後而在本生家者優可與生於他國一例看則稅服恐無所據至於期年服盡出後則尤無可論如何如何

答鄭進士問目

下示中鄭註所謂已之不服者似不以生於他國而以其日月之已過也日月雖已過時猶以祖父母恩親至近必無並代乖隔而復不服之禮故張

陶者先生集卷十三  
亮乃以未生前已沒解之我東先賢亦以爲疑是  
蓋若聞訃於日月未過之前則雖生於他國已亦  
應稅服矣至於所後孫之出後於期年未過之前  
者與生於他國之孫聞訃於日月已過之後者尤  
有間焉今以在本生家比擬於生他國而獨無稅  
服果爲得禮之中歟且以已未生已沒之事爲準  
於已未及出後之前誠如所教然而已未生云者  
喪出於未生前而中間已過許多歲月始聞訃於  
已已長之後也如此者父雖稅服已若稅服則便  
是追服先代之喪也其不稅宜矣今則其父旣非

稅服已之當服期年之限未過而只以未生前爲  
準而終不服者亦果一毫無疑而得禮之正耶今  
有人無子而死者期年之內取有子之他子而爲  
後則其所後子旣爲服喪其孫則以未生前已沒  
爲準而不服乎且此所後子若於葬時已爲禮斜  
而率來則旣爲所後孫之後決不可以旁尊服之  
旣不以旁尊服之又以未生前已沒爲準而不服  
所後祖之服仍並與旁尊服而短之則是視祖反  
不如旁尊之重也處於期年之地而絕於三月之  
內揆以情文甚爲窒礙更乞指教

前報兩條所釋指義各異以義理言之張說似長然其足爲此事援證則同故果並舉之矣來亦已之不爲追服不在於生他國而在於日月之已過與所後孫出後於期年未過之前者有間云者似然矣然雖在他國而祖孫天屬之恩固自在也故聞訃於日月未過之前則當追服而至若所後孫則未出後之前元非祖孫之親近則有服遠則無服出後之後祖孫之義方定雖方在期年未過之前稅服之制於父則有於祖則無恐無追計日月必滿期年之理矣尤菴集有人問出後於人而所後家子死未久所後子追

服與否則尤菴亦舉鄭註張說爲證不許追服此可以旁照否下段云云可謂善設難矣死而無後者期年之內取人爲子而其子亦有子此亦當從父稅服已則否之例矣今此所後子設令於葬時已爲出後則是在本服未盡之前禮貴別嫌義在重統不可不卽日改服期年而今則本服已盡只當以未生前已沒爲準此兩段似若矛盾而實不然彼則改服也非稅服也此則旣無可改之服又無當稅之文恐只得從一否字而已如何如何

答南進士

整○丁未

陸者先生集卷十三  
春閏惠翰至今披瀉不已踐更卒歸時不索答仍致  
闕然矣卽茲遠間洊及其出僅五日殊不知嶺嶠之  
爲遙也霜寒日淡伏惟玩理有相綽衰疾侵尋夏秋  
來絕無開卷日子如高明相愛者又落落千里抱此  
孤陋其將無聞而已良可悼歎前示冊子極知高明  
精力盡在此矣然而割裂經傳務出新奇固朱夫子  
之所深斥區區拙守蓋無他法曾亦略露此意而猶  
未敢遽然奉還者切懼夫理有未明不能盡乎人言  
之意欲一番痛讀本經始取來冊反覆參究以獻厥  
疑而他書久未卒業冬後方捱到此耳宜執事之遲

之也記文文字雖鈍拙豈敢稽廢至此是亦有俟焉  
爾其未可寬恕耶至於有極之有前後旁搜廣引固  
已無餘力矣然以文勢則狹迫以語意則淡巧此蓋  
由無極翁一箇無字相形出來遂生此見解而要之  
箕聖本旨未必若是試就此一段虛心平氣而更思  
如何

答南進士問目

乙卯

曾所獻疑洪範錯簡考定及有極一句之解作實  
有底義請以一言更質之皇極章首句明言皇極  
建其有極夫皇極之所以爲皇極者都在於建其

有極則這有字其果尋常無意味底語助辭耶蓋皇極本篇紛亂錯出無復統緒故先儒亦皆緣文生解未深究有極二字之含至理實有底意義故妄此考定其亂簡而發明其隱義者也

有極名義十年之間依然舊時迷見熟復獻疑曾亦有言於執事而亦未之能焉古人為學必不如是之踈闊也愧歎愧歎今方溫誦上經幾至範篇前來冊子亦在郊舍書篋當取來對閱如有新得早晚因便奉報兼以付還也

答南進士 丙辰

多少勤諭寔荷指迷之意而愚滯之見終未能曉然三代以上使得有字固非盡作虛字如來亦所列而此則恐未必實底意蓋實有之理已在極字不必生疑於有無之間而着得一箇有况解作有之極者語勢文義似欠通暢未知終果如何也

答沈生 柱國○癸亥

未有一日之幸而先辱以書此古道也自顧陋劣無以堪此盛意也少好讀書而今則病不能讀益恨夫虛送未病時日月也楊友季達素所愛重以季達之賢而說左右篤學之誠殆不容口左右之賢可知各



已老衰又間以山川此生恐無相接之日恨歎奈何  
疑問略此臆對只望孜孜加進以慰相愛

答沈生問目

母喪未葬而父死則未忍變在固當服期而葬時  
題主何以爲之父未殯而服祖以周則其祖之主  
亦當題以祖考耶

未忍變在誠如來示而以亡室題主則極有所不忍  
尤翁答人間以爲題主以亡室似無其義雖題之以  
妣而練祥仍如父在恐不相妨其題主及練祥時具  
由以告事乃宛轉恐當依此行之未知如何服祖以

周雖見於通典爲父代服斷不可已蓋喪不可一日  
無主故也題主以祖考似無可疑

爲人後者之妻爲其本生舅姑當服大功而退溪  
以爲從夫服期未知如何

備要之以大功爲斷正合禮意雖有退溪說不必更  
生疑難

幼時喪親未得服喪者及其長成因其改葬而爲  
之稅服三年此於古禮或有可據否

無於禮之禮識者不取

曲禮云卒哭乃諱釋之者曰卒哭之前猶用事生

隆者先生集卷十三  
之禮故卒哭乃諱其名然則古人於父母生時不諱其名耶

禮記鄭註曰敬鬼神之名也諱辟也生者不相諱名衛侯名惡大夫名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以此觀之生時之不諱名可知然古今異宜今則行此不得

答沈生近思錄問目

乙丑

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在字未詳其理則謂之道率性則謂之道形而上爲道但得道在四道字一義耶上三道字似皆專指理而言也得道在道字似是兼浩然之氣而言也如何

在字固實也而此則歸重在於天字只合以語助意看得之其理謂之道以其在天者言之率性謂之道以其在人者言之而但天之理賦於人而爲性實則一而已但得道在之道卽是承接於形而上之道而言之形上之道又專以理言之者則四道字有何同異之可言耶

自約數年自約自收斂之義耶

自約是自爲約束於心之謂也

謝顯道從明道先生云云盍若行之盍若之義未詳

若汝也或作語助意看不妨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云云收宗族與收世族何別

收宗族收世族義則雖不異而不忘本以上則是道理說也而下段則重在明譜系立宗法

坎之六四云云君心蔽於荒樂惟其蔽也故爾故字是固之訣耶

以久字意看

人只為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他底當屬小了為句耶

小了當句他底屬下

答柳進士光顯○丙寅

幾年不聞音耗今日忽枉問札如獲世外聲息驚慰可量弟經了浩劫餘生躡子本為畢命松楸之計而一疾沉痾不得已方就醫搬還故里遼鶴身世能不悲哉年來學業荒廢無以副朝聞之願是為慙懼爾不知中間讀幾卷書冊做何等工夫相望絕遠無由承聞緒論只有向風馳注而已奇柳諸賢相繼云逝湖南士友之屬望非左右其誰近因考巖金君維寬請左右主張士論仍為講席秉拂之役矣已徹高聽

降者先生集卷十三  
否三種珍果真所謂非汝爲美者愧無以爲報也一  
詩情見于辭博粲可知

答尹參奉

觀周○戊午

月前獲承枉札兼惠示數詩三復慰聳殆不釋手意  
到方可拚和而人事滾擾苦無暇隙仍與回敬而姑  
闕之矣又辱洵問愧荷何已五台去旬間蒙宥似於  
端陽前還歸而未得聲息耳歸後又或有迫隘之端  
人生晚節甚難保生還豈不爲幸而憂則倍於喜也  
頃日得觀勸諭文爲之感歎秉彝之心人所同有自  
可有振作之望詎可遽責效於時月之間耶願無自

執謙俾克有終如何如何

答韓參奉

命玄

問目

先親於承重終制後七代六代祖兩位神主當祧  
遷于長房而其長房流落遐鄉且甚貧窮勢難奉  
祀故問于黃江及諸知禮家營建別廟于驪州墓  
下以奉祧位而題主則以親未盡者屬稱書之傍  
題則不書槩諸議以爲既設別廟則以長房名書  
奉祀似不誠實且觀疑禮問解答姜博士問則有  
云最長房旣不奉祀則恐不可以是人爲主云故  
定爲鄙家家禮祭享則以參祀中行尊年高者填

祝主事矣有議以爲無傍題則無祝文無祝文則不三獻如是則不可成祭必改前規書傍題以最長房爲當云而鄙意則此旣從前講定之事猝難變革雖以日後事言之子孫散在四方或有不知存沒者只假其名書于傍題每以攝主行事太不誠實亦或最長者旣沒而不得卽聞則以旣死者名祝曰某孫某有故使某攝行云爾者此未安之大關節也似當依舊制爲之如何

士大夫子孫淪落貧殘雖序當最長而不能尸先祀者類多有之此別廟不得已而作者也然其間禮節

實甚難處以來示數條言之題主則以親未盡者屬稱書之而傍題則不書旣無傍題則其屬稱將安所着落耶問解答姜博士問意有所指恐未必爲不可傍題之的證也至於無傍題而讀祝三獻設有世俗權行之例終不成道理也然今之爲別廟者當遞遷時輒指最長當奉者而曰某家貧弊與某家同或仍奉而不遷又或一位二位以至于三儼然成數龕家廟制樣而實則無主者矣夫神者依於人者也親未盡而奉於其家則氣魄精神自相感通雖或家力不給香火數缺而人神相依之理固自如也彼尸祀者

隋書卷十三  
未必盡知此義而禮意則實如此若別廟則廟貌雖  
侈享事雖豐既無主者與不祭無異惡在其親未盡  
祭不廢之意也今聞尊門最長之人居在別廟相望  
之地雖曰貧窮既與異鄉淪落者絕異則至今仍奉  
別廟實有未敢曉者愚意則兩位改題移奉不可一  
日少緩此後長房之當次者雖在窮鄉情願奉往則  
許之苟不能然而勢不可奈何則始可爲權奉別廟  
之議矣然遞遷之日長房當次者不可不使來以其  
名傍題行祀告以不能奉往權安別廟之由其後祀  
事來則躬行否則祝文玄孫某使某親某云云行三

獻爲當以既死者名祝設如來教所慮遠外既不得  
聞知則此亦何害於義理也其人既沒則祧主又當  
遷而之他矣竊想此事講定已經累十年之久似未  
易更改然猥辱勤詢不敢不悉布迷見仰備財擇不  
勝悚懼之至

答鄭參奉

屋基○乙丑

淡翁席上識面已是四十年前事時過貴州未果一  
往叙舊只有憧憧在心不意先辱書問以審春寒齋  
履萬重仰慰殊深此祠院體重不比他所而即今士  
習漸乖鬧端百出殆不成貌樣此時宜藉長德老成

陶菴先生集卷十三  
以鎮之強疾一出非但春享利成之爲幸而已區區  
妄謂不有講學則無以正士習祛積弊無士子則無  
以成講此講生錄者不得已者也然而此非有刑  
賞之可以勸懲如非父詔其子兄教其弟萬無聚合  
作起之望吾黨之士所當協心并力以成此事事若  
不諧鄙人亦不敢以山長自居矣願與同志相議善  
處使後生輩齊趨下風如何切仰切仰

答鄭伯休錄○丙午

講服世好之日久矣一南一北無緣合并居然各成  
老大忽於令季之枉猥辱手教未見而先以書此古

道也况假借之隆勉勵之勤俱非淺劣所敢膺者感  
奮悚怍不可勝喻至如孟子答景春之間朱子嘗曰  
讀之胷中浩浩然如濯江漢而曝秋陽也絳嘗反復  
擊節於此不謂重獲教於君子也愚非能輕富貴薄  
卿相者始焉奔鶩於詞章之技乾沒於榮利之塗中  
年屏處自知才疎病痼不堪爲當世之用妄欲讀書  
求志以少塞皇天賦畀之意而心力不強又無明師  
良友之益私欲橫流尤悔交積不知不覺輒到無聞  
之域每惟前聖開蒙之恩如彼其罔極而回顧半世  
依然是小丈夫真朱子所謂孤負是翁指孟也中夜

起坐愧汗沾衣然而廣居也正位也大道也固極天下之廣盡天下之正窮天下之大而要皆吾性分內耳士君子立心只當以此爲準不明不措不篤不措俛焉孳孳斃而後已執事所以勤勤拳拳於斯語者可見平日用力之淡而推是善以及人爾然先儒論孟子才高無可依據又言語頭高卒急難湊泊論語富貴貧賤不處不去之下以無終食違仁終焉中庸素貧賤素富貴在於慎言行之後如是而後方有下手處不審高明以爲如何也昨年筵對時一天字蓋欲開廣聰明展拓規模推性道之所由出陟降之無

不在以仰贊 聖上嚴恭寅畏之工本非舍是心而爲言者且其致知踐實有許多條目而要之識淺誠薄無一分半分可以孚格 天心都歸一場閒話至今思之愧懼無以爲容也伏惟執事遠以圃老爲祖近有家庭詩禮之聞撥棄科累杜門窮居養老之餘探索經籍豈向所謂不以其道得之不去者耶今以來書之所以憂當世責朋友者立心高大命辭明暢由是而益自勉焉則所謂大丈夫者奚獨讓乎人哉吾輩年雖衰邁朝聞夕死聖人已言之矣願相與勗之遺集序文之託豈不知託名爲榮而惟猥越是懼



陶菴先生集卷十三  
區區已面及於令季矣疾作不能盡所欲言天氣向寒只乞以時慎茲

答鄭德振

鑠問目 壬戌

亡姪三年內時祭雖廢忌祭可行而祖考妣忌祀主祀無人祖考以下伯父亡從位則鑠或可權主而至於曾祖位及先祖位則自有他長房使族親中行高年尊者主之耶且三年內忌祭似不可盛設而至於先祖位則事體自別春秋學宮釋菜皆舉緝儀則獨於此宗孫玄遠之喪似不宜略設單獻之祭並乞明教

大抵立宗孫而宗子穉弱不堪將事而後方可議攝祀先後之序自應如此今未立宗子而遽議攝祀豈不爲顛倒謬錯之歸耶目下道理惟在宗嗣得正而後攝祀一節亦必待朝命而後可定而某人之當攝亦惟宗中公論所在非士林所可與議也苟得攝祀之人則大小祭自當攝行更復何疑今日某位則此主之某位則彼主之此則不成義理矣若夫不祧之位則雖於京外釋菜盡享緝祀至於家廟則其備禮與略設惟一視宗子有故無故而處之公私事體不可同矣

答鄭叔範續楷○庚戌

別紙辱詢奉悉士夫家練祥行於國葬卒哭後者厥有先賢定論近世尤翁之議尤嚴截愚昧所聞獨此耳喪家雖不行練事期功之親自當除服爲人後者似亦不敢自異也如何如何

答鄭叔範小學問目

稽古篇題首引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何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語其本然之初則渾然至善而其爲惡者固非性之罪也故孟子每道性善其示人之意切矣然若徒說性善而已則其言無

以有徵而人莫之信也故必稱堯舜以實之堯舜性者也要知他性善樣子堯舜是也孟子指此樣子而示之俾人人有所興起其爲堯爲舜之心也大抵聖人教人之道只因其本分所固有者而進之故朱子編小學書而於題辭首句已說下性字立教篇題又因子思所謂天命之性以明之而立教明倫敬身三篇皆只說所當然底道理故至稽古則考聖賢已行之迹以證前三篇之言也然則前三篇卽道性善之意而後一篇蓋必稱堯舜之義也故引孟子此言而繼之以撫往行實前言實之一字乃此篇骨子又曰

使讀者有所興起云者亦出於如舜而已矣一句於胎教則如太任而已矣於幼教則如孟母而已矣於詩禮之教則如孔子而已矣餘皆倣此如此看了好矣

克諧以孝不格姦是師錫帝之語則當是時也父母已順矣而至事於馱畝之日又曰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此似可疑

此等處不可考然其曰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者只是孟子知得舜心爲如此而形容說來也行無專制之行字只就身上說事無由己之事字廣

### 就事上說

口體之養不是小事而但比志則有輕重之別以西銘所謂乾稱父坤稱母看之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蓋天地形體也乾坤性情也天地之所以爲萬物大父母者只是其性情也於此尤可見孝子養志之大矣

父母全而生之不是只言身體德亦在其中故子全而歸之則兼言不虧其體不辱其身矣

公明宣三年不學揆以行有餘力卽以學文之義固爲一偏然此可見古人爲己篤實處比後世爲弟子

附錄先生集卷十三  
就師者不過致力於訓誥字句之間則其立志何如也尹和靖侍伊川半年始受大學西銘黃勉齋初學於朱子朱子時不在留三月待還又受業幾箇月而歸古人篤實蓋如此

足者載一身而先動者也故九容亦先言足曾子先言啓足其義恐亦如此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這箇道理此曾子所以聞諸夫子也歟

一舉足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非謂一步一言之頃恒曰父母父母只是不徑不游不敢行殆不出惡言不反怒言即是不敢忘父母之道也故敬其身所以

敬其父母敬身篇題詳之矣

答鄭善甫續志小學問目

不絢屨註未習行戒

絢謂拘着屨頭取自拘持使不妄顧視出字書此行戒之義也童子無遠行之事故未習行戒

憾而能眇者鮮

有憾恨之心則便爲忿氣所使作事悖戾鮮有能自重其身者矣

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云云

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朱子嘗論此以漢武多內寵

而太子疎以致巫蠱之禍爲證來示所疑或可推類而曉然否然無別之義終是淫辟爲重以本註所喻禽獸之類見之可知也

答宋生

湖錫○丁巳

不面而書此古道也然此惟有志之士可施之於先知先覺之賢而不可苟焉者也似聞尊能自拔於科曰俗累之中慨然向道可謂有志之士若僕者雖不可謂無是志者而讀書數十年未能日知其所未知日行其所未能殊無分寸積累之益其不爲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者幸矣以尊而行古道固宜也而但

恐所施非其人耳然而以所得於簡編者言之惟爲已務實四字是爲學根本僕雖至愚切願以此矻矻孳孳斃而後已亦不敢不奉聞於同志之士也蒙此俯問之勤而旣未有一日之雅於尊用力先後所造淺淡茫然無所聞知只得以下學立心之始爲獻無亦笑其僭妄否千萬恕量

答宋生問目

仁作義不得義作仁不得云者只是說氣質異處理不相通者如虎狼之父子仁也而作義不得蜂蟻之君臣義也而作仁不得耳仁義禮智理也而局於氣

質則其不能相通如此若緣此而遂指仁義爲氣則  
害理甚矣此等語句當活看不當泥滯也  
心固至虛至靈而視一身所受五行之氣本非別件  
朱子精爽二字蓋就氣中拈出而明示之此外以心  
與氣分言處甚多惟當隨其所指地頭而觀之耳  
恩不得細論而大體如此矣

答宋生勛錫問目 戊午

長孫承重而死於喪中其小大祥及其三年畢後  
凡祭祀長孫婦主之耶次子主之耶長孫之弟主  
之耶其主祭之時當有告辭亦當於何時而告耶

次孫主喪之說恐是大抵婦人無主喪之義未立後  
之前當先告以某親權主之由而葬祭諸節皆權行  
之告辭則當於朔望殷奠爲之

今有人其父卜妾後出之及其將死也又有命使  
不納其奔喪既死之後妾果來拒之則抵死不去  
不拒則是違父命未知將何以處之

既有父命只當遵行然又必審其出之初有罪無  
罪果如何而處之古人往往有從治而不從亂者是  
則權也

答宋生問目 辛酉

論孟則曰集註三經則曰傳庸學則曰章句且孟子則既曰集註又於各篇下稱章句何也傳所以釋經者也故於三經則稱傳庸學非無註也而重在章句故稱章句論孟亦自有章句而重在集註故稱集註蓋章句者分章正句之謂也如庸學即是一通文字非先立章句則何以得其要領不曰註而曰章句者此也至於論孟則其章句之難辨非如庸學故於各篇則言章句而就全書摠而名之則曰集註也

大學之道之道字小註東陽許氏曰大學之道是

言大學中教人修爲之方如君子淡造之以道之道門下之以道爲方者無乃出於此耶然許氏之言亦似未穩未知如何

經一章上下道字文近而義別雖若可疑而之道之道若作義理看則語意恐鈍滯東陽許氏之說似好也

補亡章即物而窮其理註即物如即事即景隨其所接之事物若如此說則事物既來之後當隨其所即之物而窮之事物未來之前則不當預窮其理耶然則學者未當國家天下之前却不預窮治

平之理耶

格物者就事事物物上窮格之謂也思到處便是即  
豈必待事物既來而後方可謂之即耶

忿懣以下四者朱子曰四者只要無處發出四者  
既是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則又何曰要從無  
處發出耶

朱子要是無處發出云云此無字恐是心不可有一  
物之義不必以人所不能無之無字照對而設疑也  
章句以忿懣以下四者為人所不能無者以親愛  
以下五者為本有當然之則四者五者同是本於

性而其為情者亦一也其訓詁之不同何也

人所不能無之無字對有字看當然之則對辟字看  
則可知二章訓詁之不同

或不能不失其正或字人多疑難遂菴先生亦曰  
老先生嘗云或字當在欲動情勝上而在此者乃  
眼在中間之法愚曰正心既在誠意之後則工夫  
已到精密其用之失其正者蓋或耳何可謂必失  
其正也先生答曰如此看亦可也云云

栗谷聖學輯要引正心章註無此或字未敢曉其意  
愚則嘗謂此字只當寬緩看去來亦無或過淡否



石碻六逆之論柳宗元以爲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爲理之本大矣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爲理之本亦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論似有理矣乞明回教石碻之言貴親舊三字下皆當着賢字意看此則只道其常柳論就變處說

語類淳問小學實明倫篇何以無朋友一條曰當是時聚編類來偶無此爾而李氏以包孝肅公尹京時一章當之此章果是實朋友之倫耶然則何以云無朋友一條也

包公尹京章於朋友條固不切緊而舍朋友則無可屬處矣語類說果可疑豈或後來添入此章耶

答金子平

廉○癸亥

勤教縷縷溪荷相念之至意鄙性非不畏病而遠近殆無乾淨之地蒼黃奔迸飲食居處勢不如家居還恐不病而病以是昨夏迷孫痛時亦不出避目下雖甚危厲所守豈有異於前耶所教實爲正當而其不能奉承者終是微幸之心勝耳曷勝愧歎都惟恕亮令子呼去似合慎重之義稍俟乾淨更即勸送如何

答金重汝

庭問目庚戌

別廟祭祀序立之際祧位宗孫來參則序次當於最長房之右耶眾兄弟之行耶

序立之次最長房自當在前行宗子固位於眾兄弟之先而安敢居最長房之右耶

六代祖妣忌日與高祖同日每為并設而節目之間固多未安何以則為當

忌祭與時祭名義自別雖同日決不可并設只當先尊後卑而各行之雖至達朝亦無傷也

答金重汝問目

所詢承悉土地二字恐無意義昔人祭古塚文

如謝惠連

類之或有之今方置之疑信之間則不妨倣此為辭稱

以慶州金某等敢告於古塚之神某幾代祖某官之

墓久失其處古來相傳以為在某地此下歷敘證據既無碑

表莫可指的或冀有壙誌之可以攷徵者不敢不略

開塋域伏願不震不驚昭示實迹以啓疑惑云云大

意似不出此矣

別廟既非宗子家又非邱墓所在而只於諸族相聚

處為之者在禮固無所據然成事勿說且以已成後

處之之道言之直當畱待萬萬不得已時矣既有最

長房則無論其家舍廣狹只當移奉苟其貧弊不能

行祀則族人出物相助豈不好耶親未盡前徑奉於別廟實非祖孫一氣流通依已爲安之意唯無家舍凡百不成模樣而後萬萬不得已權安於別廟如何如何

答金重汝 癸丑

溪齋舊迹令人徘徊起愴久猶不忘不但一時逢別之爲依然也枉札馳存溪荷厚意辱詢奉悉祧位雖權安別廟既有最長房主之則卽與奉安其家內無異喪出同宮未葬前宜不敢行祭是則禮之常也如以全闕爲缺然則別廟猶異於喪所其中親未盡者

自其家設饌替行一獻亦好先賢亦有設紙榜行之者此可援用否惟量採之也

答魚生 有和問目 乙丑

鄙家失廟主改造新主於廟前而奉安矣後十數日得舊主於園中而不甚傷汗還安舊主而埋安新主否

舊主雖不幸遭難其身傷汗而所以憑依之者猶不失其舊則固可用也况幸而不至大傷汗者乎新主改造出於不得已也憑依之節視舊主似不及焉舍新還舊恐非可疑 雖傷汚而憑依不失者理之常

答金生

璞根○癸亥

尊先代從仕年紀不知爲幾卷而緣何散佚不收以至於此耶一冊蒙君尋覓投示爲幸大矣傳曰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癸丑樹立之卓然固所稔聞而今於此書有以得其人得其世矣此老不擇官之大小地之夷險隨分盡職一節無緇忠厚老實後來安可復得所恨不得卒覽全書以究極其終始矣幸盡意求訪幸而得之則無論多少輒卽垂示也

答宋生

燭○丙寅

癸卯會盟祭固一國臣庶之所共駭憤者而禍家子

弟處義尤別先丈之預此祭曾所全昧故喪時慰狀一例待以親故矣今見姓名入於祭舉案且以陞嘉善入於其時政目中旣知之後文字決不可作所畱家狀一通謹用還納其餘則埃病間泚筆矣

與崔生

萬謙○丁巳

曾未有一日之雅而自令胤請業而來聲息殆相接也其季童蒙又隨來來未數日而死遠想尊情理慘毒誠有不忍言不忍聞者世間寧有是耶人生無彭殤大都是命不死於家而死於客者亦命耳然其死於客則實古人所謂由我而死者也自惟虛名欺世

附錄先生集卷十三  
坐令遠近士友徒費脚力此已萬萬惶愧而乃令人  
生行死歸以仰貽其父母之感是蓋鄙人德薄命蹇  
之由數日之頃顏面亦未熟早知若此亦豈不授得  
一字書以少酬其遠來之好意耶淡可悲也病甚猝  
急窮鄉又無醫藥不能盡誠相救死生主客之間負  
負多矣此又可恨也路泥日短不知喪行果能及夕  
安稅否念之抑塞死者已矣長胤之病爲憂實淡撼  
頓亦或添加否千萬切乞先自寬抑以下寬其過哀  
之懷也初意尊聞凶赴臨得以相持一慟而旣不能  
得則又未忍拘於常例而闕一字之慰茲端人馳問

答金生

華壽○庚申

比有失其父不得者愚嘗據通典使計其父年百歲  
而發喪制服矣出九卷集尤翁之說雖如此但古人則多

享壽者故以百年爲限而今人則壽至百年者蓋絕  
稀矣若待百年而後發喪則其爲之制服者能有幾  
哉是必不在其子而在於曾玄矣此則恐難於膠守  
也又按劉智曰三年求之不得乃制服居廬祥禫而  
除出通典若用此說則三年求之不得亦可發喪况此  
八年乎然而制服祥禫則固無難而其間虛葬與否  
及作主等事極難處有未敢容易義起大抵此事摠

而論之不死而為之發喪與其死久而不為之發喪俱所不忍於此二者將何所擇又按劉智曰古之死者必告於廟今亡其親者必告其先廟使咸知之求之三年若不得也則又告之告之者欲令其生也則隨而佑之也出通典此說禮意極精微今亡者之家雖已博求之四方初告于廟亦未敢必况又再告于求不得之後耶愚意則亡者之父以其子亡去之日為文以告于其先廟若非宗子使宗子告之大意以為某之子某某年某月某日亡去不知其處自某年至某年求之不得已至八年之久矣此係莫大之變故所當即為

告廟而違遽不暇今始謹稽禮書仰告明靈云云更為博求之四方如又不得則又三年而後更告之更告之後始可發喪矣聞亡者之婦尚未于歸未告廟之前不可不先使見舅姑見廟亟宜迎來行禮後仍畱于其家以待三年也于歸時服色勿用全素勿用華盛用懸黑淺淡等色

答蔡生 命洪○丁巳

以為已立志即中庸卒章尚絅之意也朱子曰不以有利而為故不以無利而止不為有名而勸故不為無名而沮蓋其心儻然一無所為惟天理當然吾不得不然耳如是而後方可謂以為已立志也所亦敬

陶菴先生集卷十三  
字固爲學根基求放心亦在其中矣然粟谷先生聖  
學輯要以立志爲首其下列爲學之目甚詳就此考  
之庶幾門路之不差矣

答李生

光原

問曰

鄙家五代祖神主有蟲變字墨剝落人家或遭火  
災必爲改造亦當依此例改造耶若改成新主則  
舊主未知何以處之

所詢禮疑實甚難處以愚見言之則火災燒燼全體  
旣無固不得不改造此則雖有蟲患主身自如此是  
神氣所寓何得妄行改易旣知其難改則舊主處置

之道非可論也幸更加博詢而善處之

答李進士

仁濟○辛酉

久因士友間聞名恨不得識面時對沈君季文道此  
區區矣院隸之來承拜問札辭意鄭重三復感慰不  
知所以爲喻冬候乖常尊候一向安勝否緝自猥當  
山長以來於院事未敢恣然坐視昨春欲明一場是  
非者非但爲仁鄉實爲老先生也今此講學之事意  
亦如此仁鄉諸君子之爲老先生者亦豈外於此心  
哉愚之妄爲此舉者唯是之恃而必得齋任與之協  
心同力而後方有成就之望今聞尊爲士論所歸出

而當事豈非士林之幸也近歲書院有其名而無其實宜乎有識之不欲出入齋舍矣尊之一出既專爲講學此事未就之前尊不可遽萌求解之念此事不成則愚亦不敢以山長自居尊亦自同其去就矣如何知行敬義之說語約而義到雖使愚更有所論說舍此而何適哉然早晚亦當相勢有以奉塞勤意矣

別紙

尤菴先生遭姊喪成服後卽令學徒受業先生自讀于服次以禮有大功誦之文也尊以妹喪未葬不赴講學之會似未聞此等義理故茲以錄示

答柳生 漢 問目

長者爲三殤降服則童子爲長者亦然否  
長者爲童子服固有三殤之遞減童子則豈可以已未成人而遽減爲長者之服乎自當服如本服

答金生 承祖 問目 戊午

先祖河西文靖公代盡後禮當埋安而心有所不忍仍立廟於墓下云云

家禮藏主墓所之制實指始祖百世不遷者而言非可援據先生道德節義固爲百世所宗而此則已有士林俎豆之享至於家廟親盡而猶永奉者在禮無



徵於法不可雖遷於墓所而終覺未安矣愚見既如此何敢稱量於隆殺之節折定於甲乙之論哉

答權生 癸○丁巳

左右之於僕未嘗一接顏色未嘗一聆言語不過得之於道塗之間耳何前書過隆之至此僕一生為虛名所誤嘗驗之影短者長長者短又或乍長乍短於頃刻之間非有定體人之名亦猶是也左右乃過信而輕以虛禮加之恐非實心相與之道左右之意固厚矣而於彼此何益焉然左右能慨然有志於學汲汲以尋師求道為意此固不易得者而但左右之為

此書亦已四五年矣不知其間果然能得賢師友以資薰陶成就之益如前書所云否耶然人之為學專在自做工夫不可徒靠師友目下雖無人講討自己分上窮格持養之方不可有間斷時節如此積累之久使僕未死之前得與一見則有疑相質自可沛然即是不有益於我必有益於彼者如何如何

答權生 翁問目 丙午

禮父母喪中非同姓有服之喪則不可往哭異姓無服之親則雖隣不往云云

禮有父母喪而聞遠兄弟之喪則服其服而哭之異

附錄先生集卷十三  
姓則雖鄰不往而沙溪云異姓之恩雖不可不殺而其服有重於同姓之總者恐不可以此斷定而不爲之往哭也此在酌量而處之

父母喪偕而合葬者於墓祭合祭於吉祭之前甚不可一墓而或先或後亦似不可

周禮司几筵鄭註云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同几精氣合今俗雖吉祭前墓祭則多合祭而好禮家本有墓祭各設之論各卓而同時行之無妨否

答申生

光彥

問目

丙午

孝行旌閭雖發鄉黨公議不有主家相應則事難終成倣古人私諡之例未知如何

近日旌表殆比屋而有實行而無勢力者多泯沒常所慨然爲孝者特盡其本分非要人知而子弟輒奔走經營苟徼榮典豈不大傷厥考心先儒曰爲親爲已也是一事私諡不可輕議曷不觀溫公論橫渠諡

書

見伊洛淵源錄

表石書以處士無害於禮意耶

亡者有實行當書以處士而或不厭於鄉黨公議則所以尊之者適所以誣之此不可不審慎

附錄先生集卷十三  
答李生 奎彬 問目  
入棺明日當成服而若主人奔喪而到家三日則  
兄弟在家者待明日同主人成服否然則上食亦  
差退否

奔喪之主人日滿自可成服兄弟之在家者則先爲  
成服恐無害於義既成服矣上食豈有差退之事耶

答曹生

命益○辛酉

改名事今始聞知矣人之賢愚貴賤都不繫於名字  
晚暮重更恐亦無益也貧病爲之傷嘆而此士之常  
也願任分自安而無戚戚爲也坡院事以尚齒一事

而有此紛紜耶愚見則尚齒可論於休菴節孝之間  
而不可論於牛溪牛溪是配享文廟之大賢只當仍  
舊位無易而已茲事本非愚所可干而左右又以私  
相問有不容自隱略此及之

答閔生

宗修 問目 甲子

以措語之難而用一獻無祝之禮寧有是理恐當於  
練祭前以孝子代行練事之意各告於兩几筵祭時  
祝辭直用小祥禮爲當○告辭前喪几筵則曰先考  
不幸以某年某月某日棄諸孤禮律至嚴不敢不仍  
用父在母喪之制將於某月某日孝子某替行練祥

陶庵先生集卷十三  
敢告後喪几筵則曰先妣初忌隔以數月題主既以  
亡室則禮當十一月而練將以某月某日孝子某代  
行練事采增罔極敢告

答李生

心濟問目

有承重孫遭祖喪於其叔父家其夕母喪又出於  
十里地奔喪矣祖喪含斂諸節承重孫可以主事  
而母喪之側無他兄弟祖父喪側有叔父當使叔  
父主祖喪而自主母喪耶十里之間有難往來並  
主兩喪何以爲之耶

祖父喪側既有叔父一人則襲斂諸事亦可主張行  
之而至於飯含之節承重孫當主之相去不過十里  
則其勢亦足推移行之也

有爲人後者於所後母葬時上山後未及下棺本  
生母訃自百里外而至則當不待下棺而奔喪耶  
待下棺後奔哭耶

既是出後之人則本生親卽爲期服語其情理雖不  
可與他期服比論而身方主喪適又臨葬以大義斷  
之則輕重自別待其下棺始爲奔哭恐爲得禮之正  
然聞凶之後雖未敢卽時奔赴亦當思所以粗伸情  
事禮云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此或可以殉照否

答李生 乙卯

三載小學功力固勤篤而細審來諭輒有責效之意  
聖人所云先難後獲其義果何如也行之之方本無  
別法惟當以聖賢之言必可信古人之事必可行毋  
遷於流俗毋安於宿習而已讀大學法自在書首亦  
不可他求熟讀詳味四字最要切矣如何如何

別紙

近世人家以兄弟之子為後往往有不告官者而此  
事終是疎闊畢竟生出許多難處矣夫父子天性也  
惟人君代天理物故有繼絕世之義在私家則雖以

父之尊不敢繼天之所絕矣是以立後者必命於君  
而後乃可為父子此大經大法也某人事其父之意  
固已許其出後然此只是不命於君而私為之者今  
於父之喪若不斬而期則是無君命而私自絕於父  
也惡有是哉尤翁於是事極嚴正其戚屬李三龜不  
為禮斜而先服叔父三年矣既而覺其非是不服其  
叔母則輒許以昨非今是見於集中已服三年者猶然况  
遷葬時承重昏書中出後二字耶是宜服斬無疑此  
非愚之言乃尤翁之言也至如宗家絕祀則亡人之  
伯嫂具事實上言于朝以聽處分為得之如何如何

答白生

時迪○庚申

頃聞花石李生以兩先生位次果來問矣先賢道德高下非後生所敢軒輊於其間則無寧從鄉黨尚齒之義然宣額之院事體嚴重不疏請而續續追享至爲未安雖有前例實關後弊恐不可輕舉至於位次下上陳疏得請而後方可議也區區此言蓋願仁鄉諸君子更存商量務歸慎重而承方涓吉定行大體既不見信矣小節得失又安敢與論耶幸有以恕諒也此事只當從一時之士論如何如何

答呂生

尚賢○癸丑

一遭相見已是一十年前何能省識顏面曾因李學諭與蒙屬以賢師狀德之文而李君旋淪逝僕又流落峽裏北方人士無相過者欲一問尊存沒而亦無由矣每念千里辱託之意愧負愧負不意閔令之還褫致春末惠滋真是隔世消息驚慰如何忽爾殘暑尊履萬珍近來世道大壞師友之倫尤日以黜昧惟尊爲師之誠至老勤篤如此此豈衰世所易得哉良用感歎茲就藁中淨寫以上文成蓋久而無以闡發德美之萬一第恨尊屬託之非其人耳竊想尊少日傳習之功甚專其能至老而不懈否如尊苦心血誠

陸者先生集卷十三  
固深感歎然所以闡揚德美不徒在於文字而已更願淡體朝聞之義終身勉孳以光師門也無以仰塞勤眷之意略此奉勗幸恕諒之

答張生

字南○甲子

令從兄之喪驚痛何言肥遯之操世無知者素所慨歎挽語略見其區區而愧無足以闡幽也令子向年從遊實爲虛名所誤今則試可宜已况此來修人事何益於彼此耶使渠誠有志於學則數載之間必讀得許多書讀來必生許多疑見時將不勝其叩質而但云若干工夫而默默無一言相問雖有憂患何至

荒廢如此此身老病日甚無由接應惟誠心爲己者外一切謝遣須知此意勿令更有虛往還也

答徐生

永後問目 辛酉

尤菴大小祀兩存之義既有朱子之訓不可以一日重疊而有所廢也然則先時祭而後俗節耶此指參禮與忌祭而言若時祭則參禮恐不必疊行也

內喪過期不葬則子當葬後行練夫則雖未葬猶可除服否尤菴謂似當與子同其進退若或葬期在祥禫後則其夫與子當如何

陶菴先生集卷十三  
雖在祥禫過期之後今月行葬則來月小祥又來月  
大祥而禫則不可行矣與子同其進退當從尤菴說

陶菴先生集卷十四目錄

書

答宋晦可 明欽○八

答宋士行 文欽○三

答金濟大 用謙○二

答金伯春 元行

答沈信甫 潮○十一

答趙仲輔 翊臣○二

答權亨叔 震應○四

答任仲思 聖周○七





答金士修 敏材

答金在心 簡材

答李伯益 普謙

答金伯高 鍾厚

答吳國寶 璞

答李士迪 惠輔〇三

答尹仲沃 啓鼎〇二

答朴士豪 挺陽〇三

答趙靈光 重親

答成生 德朝

答趙生 宗溥

答李生 渭載

答李生 明煥

答張生 學聖

答柳生 忠

陶菴先生集卷十四

書六

答宋晦可

明敏○戊午



此身終鮮惟幸以大心為弟如足未忍一日相  
舍而今遽失之顧今世運衰颯安能久住得此等人  
物而平日相期亦不謂草草若此况一門繼絕之望  
都無可恃冤酷痛割尚忍言喻遠書馳慰良荷良荷  
秋暑侍學安勝服人廷劣粗遣而渠已於前月旬日  
入地靈几亦隨其兄西歸塊坐空山此何人哉鶴泉  
之勝未曾一寓目而渠酷好之臨死猶眷係不已其

隱者先生集卷十四  
忍負諸方令兒子續成其志與君家龍游爲輔車之勢設令他日屋就使老子徜徉其中而賢輩時與從遊亦何樂之有然而此猶足以慰渠長逝之恨否語及於此悲涕無窮葬時不乞人挽誄文字而哀其死者往往不惜一言矣僉賢亦有意否雖後時亦不忍不相聞也無由相持一慟徒增哽塞

答宋晦可

辛酉

歲初書問昨日始自安洞遞至喜聞學履履端增福惟遠違慈闈情事可念此身逐年益衰今則僂成篤老人樣子諒由不學之故回顧茫然徒自悼歎易經焚去者視此果何如也

答宋晦可

年譜聞方始役殊以爲幸別紙所詢籤付以還就此可更存財量也跋文如可以發揮盛德之萬一則因之託名於卷末豈非至願而苟不能然則數篇之小而有序有跋似重疊不如獨用先正文字之爲得體矣

別紙

一卷第十二板李行進李時楷等出入勳宰之門  
云云

此事載在文集舉世所知則初非可諱之事况此是  
先生本文後人何敢用意增刪於其間耶兩家既爲  
婚姻矣原平初不爲憾子孫又不爲嫌則雖不去此  
段完伯獨何嫌於相役耶恐未深思也且先生立朝  
大議論此爲權輿當初設或遺落在今亦宜補入而  
所亦修改之語甚苟依阿遷就氣象不好豈學力未  
至而然耶

第二十板乙亥晝講形而上者超乎形迹之外

道器固不相離而就其地頭言各有當上文旣言有  
形有迹而就此形迹而指之則謂之超乎形迹之外  
者未見其甚害於義且當時經筵文義史官必以就  
質於先生恐不可輒諉以記錄之誤不如且從本文  
之爲寡過也超乎有形之前云云先後二字旣不如  
上下字之妙而又超乎二字於前字未見其合當

三卷第七板上大漸急召兩贊善

兩先生之言有不同者各以所聞記錄而已旣有手  
筆又何疑乎直依日錄改急召兩贊善爲先生承  
召入侍旣入已無及矣則尤穩否

答宋晦可

大賢文字既弁於卷首而後生末學又敢別為論撰未必能發前人之所未發而徒歸僭汰恐非嚴慎之義愚之逡巡不敢冒當者此也以事體論之卷末數行只見載今番改刊及中間若干句語點竄之由為宜此則以尊門父兄或君輩名無妨如何如何

答宋晦可

示諭權令持疑之端終未可曉首尾叙事似其碍眼者而直載姓名亦未必勝於舊本也原譜既成於昔年今雖有一二字句之點化者是則不過事實爽誤

處此外宜不敢動得一字在賢輩道理只當如此而令叔父本來意見雖或與賢輩差異此事適在上下官之際有些變動豈不大招來與今之譏議耶愚見則刊役可輟也此段不可改也大抵此譜刊行已久今則只是依舊本重刊而已設有碍逼於原相者於權令豈有毫髮可嫌亟欲以此意作書相告而此令童年面目之後不得更相見近或有書尺往復而此則恐涉言淡不敢為也幸審量而善處之無或底悔也

答宋晦可 乙丑

懷鄉儒宮施罰之事未知的否而亦一變恠不幸甚矣賢輩處謗之道只有默默自修而已不知果如此否乎前此相見時輒有警砭之語本不欲爲姑息之愛庶幾長久人情而不謂輾轉寢疎似若有疑阻之端豈其然乎苟有一毫近似則痛加剗除務令情志相孚也

答宋晦可

去秋長牘春暮始傳至是亦疑阻之致雖可恨然有疑痛陳甚得無隱之義三復感歎不能自己鄙人言語文字之間本少葳蕤信心說出動多觸忤不謂今

日又復妄作以仰感孝子之心如此苟不見教何由知慎任君所傳鄙言不知遠近如何全然不記語脉夫以仲思而傳鄙言似無訛謬之端恨不得面悉而反省其得失也懷鄉罰事今而後始得其真但以示語觀之愚名亦似入罰中云云而此說初未有聞至於門下人士遽至發通元無是事不知流聞之言如何此世界許多噂喏都無足信觀此數事可知置之勿復道也此書未及見而聞亨叔所傳已多增衍之語云令季之不傳亦未知爲得亨叔願一見此書慳固而後許之其亦懲吹之太過矣早晚須一來細破

陸者先生集卷十四

也  
答宋晦可

鄙意蓋悉於前書來示亦似已無乖阻之端更有何說對任君時說話茫然不記其頭緒纔蒙賢季細報果有斯語矣昔所不知而疑之者今則知之而無疑他餘事大都如此則豈不爲好所望惟仁鄉舊閱漸漸消磨復見兩家子孫和協之美耳寢疎之語未甚疎而先爲說破可見其不欲疎之情既有疚歎之辭善端藹然前言固安耳勿復疑阻爲望承有一來意多少都在面旣

答宋士行

文欽○甲子

阡表至今有待者尙覲其文章見識老來少進而今則還覺不逮於前時病且垂死不得不力疾草成知君看文字煞有精神茲以一件奉質幸痛加修潤而還之也似聞君兄弟被儒罰曷勝驚歎行有不得反求諸已出於孟子而朱夫子揭諸學規接物條矣此外無別法大抵此事至爲不幸目下善後之策惟當於親知之不相諒而疑之過者絕勿怒之羣少之乘幾爲并傷之計者燭其情狀設有推尊扶護之說絕勿生喜心如此則日月滋久自可妥帖豈非士林之

幸耶

答宋士行

答尹書經年未能記得考見而始知有覩聞端的等語矣言語文字之間信心說出不解為顧慮畏忌之習者拙法本如此不自覺其種種觸忤至此從今庶可知戒矣宋德相酬酢時於愠字明有指的不特以彼喜知此愠而流聞之言只舉其君家所惡聞之一段則此一段傳說之際亦安知其十分端的而無一差謬耶

答宋士行

四禮復覽哀成後徐當送議尊攘編此間所有數冊為參訂呈去尊王本源李持平泰壽所著尊周錄中已先着覽此可知此本則以淡河戰為首承以丙丁終於大報壇萬東祠似尤緊切矣幸就草本善為梳洗出速還之也丙丁以下亦已草出而姑嫌疊煩續附後復耳八松啓直書尹某啓曰他皆倣此為可

答金濟大

用謙○丁巳

承讀易經此書固不可不讀而亦甚難讀以身所經歷者言之始主程傳終取本義讀之非不久而蓋無許大心胷可以包羅得盡又易墮於窮象盡數之末



不若四子之爲切於身心仍復廢閣老來欲一番更讀而亦未及矣不知左右目下造詣如何未敢妄爲之說也千萬力學以終久大之功

答金濟大

丙寅

新年無所祝所祝惟世道之回泰士習之丕變院貌增煥卽其一事耳忽於今朝守僕報以自削而退快則快矣恐非仁人君子之用心也以今世而行此事其爲難成豈不逆料於前旣始之後惟有扶接得一線元氣或冀有志者出乎其間區區此意本自如此非敢望日增月盛以改觀乎目前而已尊旣與之同

事至誠擔荷亦已知之而猝然爲此舉者非獨棄僕乃舉一院而棄之其可忍爲之耶自削其名雖若愧不進者之顏而還所以增不進者之氣惜乎其不能忍耐一時之忿輕自棄絕也僕旣失尊則無可與共此者畢竟亦恐不免自削不暇尤人而還自笑也

答金伯春

元行

問目

丙午

不各卓只去韜鄙家亦如此久知違禮而亦以宗家所行不敢徑異欲確定而未及矣徑異固未安而失禮之中有輕有重亦宜參互較絜於其間不獨此事然也

縉冠古用爲始加之服然冠則敝之亦非常服也淡衣縉冠而包以幅巾則蓋自溫公始而朱子旣著之家禮則僂成一王制度殷輅周冕顧何嘗嫌於異世耶

夫爲人後而爲夫之本生外祖父母又服總是貳統也此等處極宜以禮割情如何如何

答沈信甫

朝○己酉

書中誨諭諄勤淡荷不鄙至以造士相望則實非愚昧所敢當也年少友朋往往從遊大抵不患無才而患無志其中朴實頭負荷得者尤難得耳然而拙者

本非以師道自居只不得已而應之區區所自信者蓋欲人同入於善而朝夕講說不過掇拾前人說話體之於身一未能焉其自治如此尚可以及人乎哉所論程門謹嚴一段語提警甚切敢不佩服承方用力於涵養一事此是爲學根本田地然朱子所云獨脚做不得要得窮理者亦不可不念也如何如何

答沈信甫

戊午

自去故里益復疎阻書尺來往亦是六七年前事垂老情懷每念耿耿忽拜惠札慰倒何已比日春和侍學珍重縉衰遲頽謝奄近六旬撫往追來悔懼交積

不知尊年來用力如何所得力又如何計必有日新  
而不自己者恨不得面叩其一二豁此蒙蔽耳世之  
長牘馳騁專尚講說者往往有務虛遺實之患竊嘗  
病之然或懲此而不喜講說則一噎廢食誠有如來  
示者矣嘗自點檢少也行底意重近歲以來知底意  
重要之輪翼兩進足目俱到而後方可無弊竊願以  
是勉勉而都不能得力也今觀盛諭明白切至痛下  
砭鍼益自知偏處難克隨事發見如此也顧此寡陋  
溪所樂聞幸繼此而數惠良規使枯朽之物得沾餘  
潤也士友爲院事至長德凋喪吾輩乃膺斯責耶雖

不敢辭而惶愧則深矣

答沈信甫

書院之設專爲講學不獨崇奉前賢而近歲此義都  
泯三淵慨俗之詠至爲當路藉口之資士流之羞恥  
極矣此時尤宜汲汲講明使白鹿遺旨不至暗昧於  
一世他院雖有有志於此事者而訓迪之責實難其  
人仁鄉則幸而有信甫而猶不能敦勸同事信甫亦  
不肯當一訓長之名逡巡至此更何所恃哉願自今  
慨然爲己任以爲作新一鄉之基如何如何左右如  
又牢辭而不回則僕亦豈肯虛糜此任歲歲徒喫福

陶菴先生集卷十四  
酒爲哉抑又思之茲院凋弊甚矣旣不堪供給藏修之士况以學者論之初不修之於家直欲責之於庠不成義理只當從鄉塾始矣此間方先勸洞講講定節目嚴加課督每朔望社長率諸講生赴院會講如朱子旬休日溫習一旬內書之法矣試此奉告幸與鄉中士友商議或可斟酌損益而行之否縷縷及此誠亦自笑其迂矣

答沈信甫問目

心氣也氣有清濁粹駁之不齊則心之爲物不容無聖凡之不同而今乃謂心固氣也必合性與氣

言之其義乃備又曰合理氣言之不可着一氣字有若以此爲心純善之證此誠可疑云云

勤諭得啓蒙陋感幸多矣但所謂湖中一種心純善之論卽指李公舉而言耶公舉往年往復諸書嘗欲一番徧觀得其顛末而姑未及矣鄙說則自謂煞有商量合性與氣云云必如是而後其義乃備至於單指以下與其細註如論性之本然氣質者亦未嘗不分言而盛教則於此一段似若有未及細繹者矣心之本體湛一虛明湛一是氣之本故自然虛靈此則愚見亦然就其中又合理而言之顧何所病而疑之

陸者先生集卷十四  
至此哉未發已發固心之體用而中庸章句不曰未發則性也乎不獨性也雖以氣言之此時湛一虛明本然之體自在豈可着氣質二字苟於此着得氣質則未發之時聖人衆人一也之說又何謂哉合性與知覺自有橫渠定論而高明猶有所疑恐亦主張氣字太過而然若於此快意說去則或近於善惡混之說此愚之所大懼也更願平心恕究而愚亦從容熟思如有新得敢不求教

答沈信甫問目 己未

門下既以心純善爲非而又以心有善惡爲近於

善惡混此甚可疑蓋純善則無惡不能純善則不容無惡此二說外恐無他道理而門下兩非之者何也

示諭奉悉天下之事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豈有兩非之理然愚於此蓋有說焉爲純善之說者殊無心性之辨易墮於釋氏之見而謂之有善惡者則乃曰未發前亦有惡夫未發則性也未發而有惡顧不近於善惡混者歟是說之弊甚至有明德分數之說此又愚之所大憂者也幸毋主先入平心而思之愚不欲張皇爲辭而大略則如此何由一遭相對痛說

陽者先生集卷十四  
是非使不爲未了之案耶

答沈信甫 辛酉

前書辭意勤摯良荷牖迷但其中非獨理之本善心體湛一虛明云者卽鄙人之說也以來教言之則上下自不免矛盾非不欲更盡愚見而末端事關師門之語有若爲師門伸辨者然令人驚悚顧此義理精微非蒙陋所敢與聞然旣辱與之往復則只可平說道理使彼我交盡而似此頭勢甚不好不止兆見而已當此吾道衰微之際豈可自相曉曉以啓其不幸之端耶願從此勿復云云未死之前更讀聖賢書一

朝渙然自覺其謬則敢不奉聞於左右耶只冀進修

日新

別紙

理無造作心能運用朱子每以人心二字置諸天命太極之上者蓋以此也來教謂人心自虛靈非由太極而靈者有未敢曉理氣本自妙合無間此等處當合而看之不必將心與太極析而爲二也如何如何窩記往年往復時以不閑序記諸體爲辭略爲陳說靜坐義理於書末以塞勤意矣又蒙提教豈其書不傳耶良可訝歎

答沈信甫問目

朱子感興詩曰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驟看此語則真若除是氣別有心而乘氣機出入有如太極之爲者近來主心之學或執此以爲心與氣質有辨之證則若何以解之耶竊嘗思之心之一字先儒有專以氣言者有兼理氣言者朱子所謂心者氣之精爽所謂氣中自有靈底物事等語是專以氣言心也橫渠所謂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粟谷所謂性與氣爲主宰於一身者謂之心等語是兼理氣言心也蓋專以氣言則精爽便是氣氣便

是精爽更無分別兼理氣言則理無爲而氣有爲發之者氣也所以發者理也恁地看則此詩所謂人心之心字似亦兼理氣言之而其意若曰人之一心神妙不測而其出入作用處則是乘氣機也猶言發之者氣也愚見如是未知如何

心氣也而理具焉有是氣斯有是理不可相離而亦不可相雜也合理與氣而總天地萬物之會故曰妙無氣不可言理無理不可言氣不可言無亦不可言有故曰不測理不能自爲運用出入者乘氣機者也理靜而氣動動之端便是機氣動故理動乘氣之機

者亦氣也所以乘氣之機者亦理也分理氣而言心則人有二心也豈有是理

尤菴曰鬼神有以氣言者有以理言者觀於章句可見此章言其德之極盛而以誠之不可揜結之則其主理而言可知矣

九說止此

潮意竊恐未然蓋理

費隱處於氣費隱上可見故此章專說氣之費隱鬼神終是氣也雖曰觀於章句可見而章句程張朱說不過曰造化之迹曰二氣之良能曰陰之靈陽之靈又引孔子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何處見得其主理而言也且德之一字釋之曰

猶言性情功效性情功效未必專是理也雖以誠之不可揜結之而章句曰陰陽合散無非實者蓋言鬼神之所以如此其盛者莫非實理也愚故曰觀於章句可見其主氣而言者未知如何

氣則有限理則無極兼費隱包大小恐不可言之於主氣而言處此一章專言合幽顯巨細而實理無乎不在也然理不可見故就氣上言之恐不可以主氣言

二五之精註精者不二之名也不二者何謂也抑木氣專於木氣金氣專於金氣之謂耶



陽春先生集卷十四  
氣有精有粗精則一粗則二合五行而言五行有精  
有粗單指一氣而言金自有金之精有金之粗木自  
有木之精有木之粗不二者一於精之謂若專以木  
氣專於木氣不雜乎金氣金氣專於金氣不雜乎木  
氣謂之二則恐非原註之意

答沈信甫

癸亥

多少勤論尤荷盛意近歲心說爲一場紛紜易墮了  
禪家所謂心非獨左右憂之愚亦嘗憂之或近於善  
惡混之說愚之所憂而左右則不然各須虛心平氣  
無主先入以究極是非之所在此非卒乍可言耳每

欲悉取李韓二丈前後簡牘而觀之姑未能焉早晚  
一究其顛末或有新見敢不相聞

答沈信甫問目

三年內追後立後者再期過後几筵之撤不撤禮  
無明文潮常以爲几筵雖不撤上食則當廢蓋上  
食古禮卒哭後已罷四年五年因行恐無其義也  
似聞門下以爲上食亦不可廢未知果然否近來  
一議論以爲几筵不可不撤只於舊日几筵所設  
處設虛位朝夕哭臨練祥禫則奉神主出就于位  
行之而其意三年入廟神道之常服喪三年子道

之常皆禮之大閑各盡其常不可踰越云爾此說似好未知如何宋士能則以為几筵撤後當廬墓終三年此說又如何

禮疑素所蓄疑而未敢決者上食亦不可廢云云似由於几筵難於遽撤之言而亦頗爽誤所示一說雖差好而未有援據當更熟量而取舍未知果如何也

答沈信甫問目 甲子

追後立後者過祥後撤几筵與否尤菴謂中原則或於三年垂畢之時有始聞喪者然則几筵之設當至六年耶農巖又謂三年外仍存几筵終覺未

安未知如何

立後者過祥後撤几筵係是變禮之大者累年商量纔以几筵先撤為斷矣兩老之論如此其或不悖否無嫡孫有次孫而遭祖喪者當以期服主喪而問解似有持重三年之意未知如何若無次孫而只有子婦與孫婦則不得已婦人主之兩婦人中何婦人為主

次孫雖主喪宜不敢持重三年間解說恐難從婦與孫婦間若不得已主喪則似可屬孫婦未知如何

答沈信甫

陽春先生集卷十四  
心喪中服帶愚意則以爲心喪者身無衰絰之服而心有哀減之情者也黻帶旣非服也則遇他喪安得不各服其服耶曾有問者輒以是應之不知無大悖於禮意否

答趙仲輔

翊臣○癸亥

阻闕已十年餘矣不有士友來往幾乎存沒之不相聞也匪意令子辱訪於數舍之外仍拜惠札傾慰之極何異隔世消息初寒靜履有相綽風痺之作三載于茲再中以後轉益沉痾至今動作須人講業亦不免荒廢雖有朝聞之願而恐莫之遂也許多疚歎之

辭似出撝謙以尊勤篤寧有是也先墓文之猥蒙屬託蓋在丁未間而自聞先伯氏凶音之後自知逋負爲罪無以贖此幽明之恨卽爲強拙泚筆以俟索還而遂成塵篋間半橐偶於崔友語時及之矣今乃備悉其間事實方釋然矣但不審丈巖文字之已樹者碣與表何居文體略自不同必須知此而後可免架疊草橐亦未及淨書不得奉還幸以丈巖文謄本送示仍得以更加點化尤似完備如何如何旣無時急立石之期則不妨從容矣向日有通諭道院齋任之文或已轉入清覽否此事誠亦自笑其迂甚未易與

附錄先生集卷十四  
俗人道者如尊者苟不肯齊心協力則更誰恃耶萬  
一有設講之事則勿以老病爲辭每會必往使後生  
輩有觀感開發之地至望至望

答趙仲輔

道院講會此時豈易語此事而迂愚殊不自量所恃  
惟同志諸君子耳况如尊兄鄰德者屬望尤甚昨冬  
初講之不赴已極舛然非有十分難強決知其不然  
也再巡俱略成樣方來豈但如此而已大亨漸迫其  
時濟濟之美益用翹企一區溪壑閱了無限浩劫寂  
寥久矣春翁所書絃誦答潺湲之句豈意親覩於今

日吾黨之士計必聞風而興不待招而自至矣然來  
諭中不患講士之不多而惟患講習之未篤必以誠  
心相期實事相勉云云誠切至之論也此外豈有別  
法所恨病不能與覩盛儀也講錄謹領惟疑目昔至  
而今闕何也

答權亨叔

震應○壬戌

忌辰之合祭考妣本於人情雖未忍遽廢而若論禮  
之正則只設一位是也某人家數世所行旣得其正  
今以奉來祧位之曾前合祭難於異同有此疑問是  
雖若嫌於援尊然廢其正而從其失其可乎以祧位

論之前後祭儀之不同固似未安而合設與單設惟奉祀者所處如何爾恐不必爲疑也

答權亨叔

卷之五

向得書於過復卽已付復意君不棄耄言來見伊邇而至今寂然不免生訝此時通諭勸學吾亦自笑其迂矣是未可與流俗人道而君以遂翁賢孫亦不肯相契則其將誰恃情理之不復恐亦遷就之辭勿復尋單卽速一來確定凡百如何如何

答權亨叔

講事諺所謂始作過半殆近之而當之者則要以行

百里半九十里爲心此事惟靠君一人亦豈肯有始而無終耶向日錄紙中赴會者惟兪生彥鏤錄紙收回之後不待招而往者又何其絕少也如是而欲其接續行之恐亦不易然來月則李掌議崔色掌皆當赴願協心共濟期於成就之也學規圓好無容更議前來講案一紙年少輩傳看而失之幸更爲謄示也

答權亨叔

所詢婚議良荷不鄙國俗素以姓同而貫異爲無嫌矣自尤翁釐正其弊矣旣明知其爲同姓則何可仍因襲謬而不知改乎慶州之金亦不可犯禮而爲之

也愚見如此幸更審量也

答任仲思

聖周

問目

辛亥

道千乘章楊氏說特論所存未及爲政夫敬事節用使民以時非政而何

禮樂刑政方是政此則特論所存而不及於治具蓋亦務本之意也朱子曰此以爲政者之心而言也

主忠信註程子說甚難看蓋曰人所當行之道在於忠信苟不忠信則事無實矣且此心出入無定必有忠信以主之然後心方存且者別起辭也上段所謂無物就事物云爲上言下段則更轉就心

上極本窮源而言之如是看未知得否

忠信卽是誠中庸不誠則無物朱子釋之曰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爲亦如無有程子此段所引亦是此意至於插入人心一轉語蓋就本原上明其難持易失不可不主於忠信之意上下物字不可異看來亦或以下物字看作心否

爲政以德章註旣曰爲政又曰無爲其義終似相礙竊謂爲政之爲只與臨字相似無爲者無所作爲也

爲政之爲自與無爲不相悖若曲避無字強訓以臨

則鑿矣語類云聖人不是全無一事但民心歸向處  
只在德上不在事上又曰禮樂刑政固不能廢只是  
本分做去不以智術籠絡所以無爲幸就本文上活  
看而參以是說則自可曉然矣

耳順者不思而得也聖人化之之事也到此則便  
可不勉而中矣而猶必待十年而後乃言從心所  
欲者何也

耳順從欲均是化之之事而自有知與行之別耳順  
則只是聞人言語不待思量而便洞曉雖知之至而  
未及於行至於從欲則朱子所謂左來右去盡是天

理如何不快活者十年而進者聖人心中微覺有生  
熟之分至此方自信矣

攻異端章註專治而欲精之頃承引達摩事以明  
之此煞有意味或曰學者於異端之書只略略看  
過則未甚爲害若專心研治欲究竟其歸趣則便  
不覺其駸駸然化之矣害孰甚焉此說似亦頗緊  
未知如何

攻異端章或者之說曾見大全與人書中有之恐已  
是筈籬邊物

禘說竊思之凡所謂知者必洞然真知如見眼前

物然後方可謂之知也而平易切近之事則或可以推類而通神會而知矣至於禘則其爲道也至深至幽至闊至遠苟非玩理積久深詣實造如聖人之窮神知化如聖人之仁孝誠敬則決不能洞然融會也是故能真知此說時其地位已到至處天下之理無不可知天下之物無不可感而於治天下自當沛然矣蓋天下之事幽顯近遠一理而已而知之有難易感之有深淺若能於其難者深者知之感之則易者淺者固可知矣大抵此義別無巧妙只當識得知禘說時其義理已大段明白

其德性已十分成就於天下事自然沛乎無窒碍耳如何如何

所示幽顯一理知感深淺一段明白可喜大體則固如此但自禘而於天下上語脉承接未能分曉終是圓圖說去矣必熟讀中庸鬼神章至禘嘗之義實見得此理然後方可以洞然真知如見眼前物矣如何如何

關雎章聖周則每引詩註以爲寤寐鍾鼓乃宮人如此非文王如此則此章情性之正亦當屬詩人矣或引朱子一說此詩看來是妾媵做外人形容



不得云者以爲文王寤寐反側文王鐘鼓琴瑟未  
知如何

關雎章嘗斷然以爲宮人所做情性之正亦當屬詩  
人矣朱子一說亦看作宮中人方能說出宮中事如  
此不必以文王看

公治長避嫌之說固如程子所斥矣第有一說若  
其女之賢否年之長幼則同而婿則有優劣如公  
治南容及范文正所論張富之類則似當先兄而  
後已但其所以先兄出於避嫌之心則不可耳若  
其心純然只知兄之重於己而爲之則何害之有

公治長設辭之間似然

子華旣不當與之粟則方冉有之請也何不直以  
義曉之而乃與之及其再請猶不喻之而又與之  
何也程子謂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若然則是似  
聖人知其非義而難於拒人故姑與之以微示其  
意也如何如何

子華事只當就程子說上見得聖人寬容底意不必  
以知其非義而難於拒人演出別般疑端也

顏子不違之時其心與聖人更無分別乎其餘至  
焉之時亦與顏子之心同乎

不違仁與安仁略有分別日至焉者則視不違又有  
間大抵境界則同而功力生熟意味淡淡則似不同  
幾非在我幾字當何訓尤翁以庶幾之幾看未知  
如何朱子論克復處有曰克與不克復與不復其  
機在我而已則以機字意看似有據否  
幾非在我之幾愚亦以庶幾意看了所示機字恐非  
是

中庸費隱之費舊則只以廣字意看近見先儒以  
著字釋之者復不信近覺廣字固是正釋而著字  
意亦不可無蓋此理之用流行發見亦何妨謂之

著哉第於栗翁所謂當然者費也所以然者隱也  
者終不能無疑夫當然所以然皆理也但當然者  
以其分殊處言之故可謂之費然其實則無形象  
之可見亦何嘗不隱乎朱子曰當然之理即所謂  
道也形而上者也冲漠之無朕者也又曰只此當  
然之理冲漠無朕非此理之外別有一物冲漠無  
朕也夫既曰冲漠無朕則非隱而何竊意費隱只  
是一箇物事以其無物不有發見昭著處言之則  
爲費以其冲漠無朕處言之則爲隱其句法與無  
極而太極相近今適以當然屬費所以然屬隱則

不知者得無以隱別爲一物而求之於當然者之外哉

廣字包得著意著字不能包得廣意費隱只是就理上分體用說所以然所當然亦豈有兩箇物事只是當然之中有所以然之故耳章句說費隱處君子之道近自夫婦以下非當然而何說隱處則輒舉所以然三字栗翁之說即朱子之意也恐無可疑所引無極而太極擬議恐不倫

鬼神之爲德朱子於或問既斥侯氏以德爲誠之失而其答呂子約書乃曰鬼神之德即天命之實

理所謂誠也想有初晚之異而然也今當何從且鬼神者即二氣之靈處雖其不可見聞固未離乎形而下者然則章句以視不見聽不聞爲隱者何也道器之所以分特在於有形無形而已則鬼神之無形無聲屬之於器或者不類乎如心本無形而以其靈明活動故謂之氣鬼神之不見不聞亦當準以此例耶若然則心之無形處亦謂之隱可乎此等義理甚有窒碍不通處幸賜明辨或者欲以不見不聞爲鬼神之理如此則似差可通然章句既曰鬼神無形與聲則是直以鬼神爲無形與

聲非以理而言矣今若以不見不聞歸之於理而只以顯著可見之物當鬼神則鬼神豈有形有聲者哉

鬼神之義重在良能靈處上陰陽固形而下者而鬼神則無形與聲不曰陰陽而曰鬼神者於此可見理氣混融無間之妙朱子斥侯氏之說者正以其析鬼神與其德為二物而以形而上下言之則或者之說不攻自破矣答子約書則專說實理非如侯氏析而二之者與或問說未見其相悖

答任仲思問目

癸丑

大學或問曰明德者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然則聖人之明德與眾人之明德無少不同耶或謂大體則同而若極其精而論之則不能無差別此說如何

曾有一二朋友為明德分數之說者愚竊非之若曰蔽有厚薄所以有智愚之別則可今日明德有分數多寡可乎

明德註曰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應萬事者也其釋知字曰心之神明所以妙眾理宰萬物者也孟子盡心註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

陶庵先生集卷十四  
具眾理應萬事者也此三條其下語各有異同想必有深意而未能看破伏乞明教

明德是人之本心故心與明德之註其曰具眾理應萬事則同至於所得於天釋德字虛靈不昧釋明字心則明字上添神所以形容其神妙不測者也於知亦曰神明而其曰妙曰宰則專取運用之義三條下語各有攸當

其性爲最貴此性字是氣質之性是本然之性其性最貴之性似當屬氣質上看

極體用之全而一言以舉之此體用二字似指明

德新民蓋明德者體也新民者用也而於此合而言之曰明明德於天下故謂之一言以舉之也但如此則與下文心之體心之用之體用似微不同未知如何其所謂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者其旨趣所歸甚難看出并乞詳教

體用之全固以明德爲體新民爲用而下段心之體用則不必牽合而爲一天下雖大云云蓋所以發揮明明德於天下之義而以吾心爲其根柢也然此二句包括得大不獨爲此章說

一舉升庠非不喜甚而平日期望之淡此未足爲賀  
忽枉蒞問知方携書入華陽淡處况書中一憤字真  
是無限好消息傾慰如何此身日覺衰頹終恐無聞  
而死耳相愛如仲思者政宜爲之矜悶而救拔之何  
遽俯辱詢蕘之至此規模不廣曾亦妄有奉砭而不  
意爲日省之一端矣幸更取孟子浩然章及橫渠盡  
心說讀之自思吾身自有如許大何故不廣如此於  
此得之自當有着力下手處以爲如何前亦未發已  
發說久而頓然忘之小紙亦不在古人論學似不若

答任仲思

甲寅

是之疎脫舉一可知其他慚悚慚悚或蒙善怒而又  
不憚示及則早晚當有以奉贖宿慢矣

答任仲思

丁巳

經年阻闊耿耿獨此心耳向因晦可得聞飛來讀書  
消息差以爲慰忽此書至荷意良勤喜審春來侍學  
萬勝此身今歲覺益衰朝聞夕死之願非不真切而  
義理無窮精力不及如吾仲思諸益又落落相望無  
由朝夕講磨以資餘潤不能不慨然興懷耳向來迷  
息科慶非喜而憂見抵渠書真是淡相愛者千萬鞭  
策而善導之也心說自謂煞費商量而猶若有信不

及者今獲砭論更爲入思早晚相見一遭痛說庶有歸一之日耳

答任仲思問目

孟子無暴其氣集註以爲致養其氣則與下文善養直養只是一般工夫而語類論暴氣處以多動作多言笑言之則所謂無暴不過爲節嗇調養之事而與所謂知言集義工夫條件優成差異此甚可疑

孟子無暴其氣一段雖說告子病痛而下文所謂夫子之長先已對照故朱子釋之以致養其氣者蓋所以發揮此段爲善養直養之張本語類中多動作多言笑則似是說氣壹動志一節無暴一也而註釋與答問隨其地頭所說各殊不究本指而遽欲逐節照顧以求其必合則無恠其窒礙而難通也此等處不必過自起疑枉費多少說話如何如何

答任仲思

壬戌

此事苟於先丈在時有命而大碩人到今持難賢輩又不能爭執而徒爲承順則雖謂之悖理而得罪名教可也今則不然初未有相議之事但以數字遺託爲重雖是猶子猶父之間既無父與君之命則以子

陽春先生集卷十四  
與人又何可以容易乎不許其汲汲奔喪者道理卽  
然至如宗子門長告官立後及一面服喪一面告官  
等說都不成義理似此說話殆近於迫脅恐非至親  
間所宜有者豈或平昔不能相孚而三四年後商議  
立之之說亦不見信而然耶大宗方立後支子則班  
祔固是禮之正者而近世恩褻而法壞久矣今於尊  
季父之喪獨可行得耶士行之言大體則是而亦恐  
難行於今日也至親之間繼絕爲重初既不許則已  
許之之後乃曰三四年後立之者是不欲其服喪也  
所貴乎立後者以其立喪主故也若徐待三年之過

則惡在其立後之義耶此則純是私意不可以義理  
論賢輩恐當從容開陳不違其喻道之訓如何如何  
服制之間亦不可曉禮案出則爲喪人未出之前只  
是服人豈有別般自處之道耶門長上言之規本爲  
宗家而近多於支子用之蓋支子不立後則已如其  
立後而無父母則勢不得不然也未立後之前主祭  
恐當從班祔例宗子爲之

答任仲思

甲子

道院講錄姑未一見尊名而未敢更爲提勸者誠恐  
或妨於默修之道矣昨者過去士友傳新被罰名信



乎處謗之爲難也大抵二先生宜不敢有所軒輊於其間無論子孫與後學苟無心處之則或先或後都無不可惟用意而先之後之則爲無狀也至於儒罰中周遮與陰字極不好嘗讀栗谷先生之書有曰處幽如顯處獨如衆使此心如青天白日人得而見之士君子立心制行自當如此如賢幾多年讀幾多書自待又如何而何以不見信於人至此耶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此外實無別法願於此加勉也

答金士修

敏材

問目

壬戌

重喪中遭輕喪者禮有輕包重特之文蓋謂斬衰

變葛之後以齊衰之麻包之特之也古禮卒哭而受葛故包特於卒哭之後而家禮省之尤菴以爲當移之練後然則受服於斬衰之後而除之於練服之前如罪姪今日所遭者并此包特一欵而亦無所施名爲期年而實無一日之服矣卒哭變葛之去於家禮者只是從俗省之非以古禮爲不是則今欲援據古禮變葛於卒哭之後而行包特之制至於齊衰受葛之後則雖無包特之義亦可略倣其意而兼服二經或不至大悖禮矣是所謂雖加一日猶愈於已者而又於古禮不無可據之文

則其與師心臆斷輕變重服者得免同科之歸否  
輕包重特之說本為斬衰卒哭受葛後遭齊衰者而  
設考之間傳本文可知哀家則齊衰未成服之前又  
遭斬衰雖於葬後豈有麻葛包特之可論耶尤菴練  
後包特之說特以小祥準古之卒哭而其義則與間  
傳無異矣夫并有喪者常持重服而於輕者亦當祭  
而服其服則壓屈之中亦容其自伸之道孝子之心  
雖無窮大義為重何得以私情驅使古禮以遂已見  
耶

答金在心

簡材

問目

癸亥

內喪在於外喪前二日以父在服母定為期年之  
制而人頗為疑按玄石問於尤翁曰母喪既成服  
九日而父亡父在時已以杖期服母葬時則以顯  
妣題主尤翁曰父在服母既定之為期何忍以父  
亡而遽伸之當仍服期而若父亡於母葬之前則  
其題主以亡室似無其義宜題之以妣而練祥仍  
如父在其題主及練祥時具由以告事方宛轉竊  
意父喪既在於母喪成服後累日則不忍變在當  
如通典諸說尤翁之答義固然也而今外喪在於  
內喪成服之前而前後成服俱行於一日則事體

差別似不可以一例論斷容有可伸之道

除却多少說話雖一日之間獨非父在母喪耶既是父在母喪則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祥後撤几筵一如禮而已更有何疑

答李伯益

普謙○癸亥

往歲朴君士行之來獲拜長牘之間兩家固自有世好然若其不面而先之以書則亦可謂居今之時而行古之道者也但恐所施非其人耳且蒙辱詢以鄉飲儀節之可疑者此意尤勤而儀禮一書適爲人借去遠在千里之外索還之後方可考訂其得失茲託

士行先以稽謝之由奉報矣士行不幸歸路得疾不數日而逝未知還家後果卽相見否也儀禮近始索還而眼暗看不得倩朋友讀而聽之因令考閱逐條奉對而其言往往出於臆料不知其必當於理也賢之請教之意甚盛而歸宿則只此儀文之末未知賢之所當問者果無急於此事也耶然而既有問又不敢不對也因此而抑又有說焉以賢前書而觀之則求仁之誠知恥之意可謂切矣其自處以蒙學則固爲謙德而至於見待以大夫之賢者誠非愚之所敢當愚之虛名欺世本自知其可愧而使賢苟知愚之

附錄先生集卷十四  
賢如此則于今四五年之間一不來見者何也愚則  
不足言而設有賢於愚而真可師者相去僅百里而  
一見猶不能焉其視孟子所謂不遠秦楚之路者何  
如也賢之曾自訟其不誠者方知非過語也既荷不  
外未敢無一言之報勿以爲耄而棄之也李君慶章  
來過云與賢有素故作此以歸之千萬惟恕諒

答金伯高

鍾厚○丙寅

病不能起居乃蒙此時辱枉竊觀左右勤眷之意不  
比尋常而虛負實多又莫能勸留迨有餘恨歸未數  
日復垂書問益切愧荷可言之人逢着不多一有之

而又巧值病甚有口無言是亦數耶僕生長科宦家  
不識學問爲何事中歲休官以來偶感發於好學論  
中聖可學至之一語始省却好文章之念專意爲己  
其略尋路逕則由於四書集註章句而小註則不欲  
先觀欲待粗有見之日而仍老眼幾眇終未之能大  
抵氣質足以有爲工夫甚覺疎略以至如此鹵莽耳  
小學則終身不敢少去近思錄晚後用力視他書稍  
勝近覺朱子大全爲歸宿地頭而地負海涵終難下  
手溪悔少時徑取節要之便區區始終不過如斯承  
欲知爲學次第茲不得不以書代口至於中庸疑問

病間方欲修正舊時講義其時可以奉報先此布謝

答吳國寶

璞○甲子

子翰近與相守聞尊向者來此觀於朔講歸讀朱子行狀九巡成誦云尊之資質本自好暮年精力不衰又如此願從茲爲學讀書有疑往往講討書面皆無不可如何如何閒中好日月虛送豈不可惜銀鱗到卽烹膾一臠可識全鼎之味何異合席觀漁也

答李士迪

惠輔○庚申

先考襄禮當使人告妣墓

親喪合祔之時使人告于舊墓似若有未悛於心者

故鄙人則嘗自告矣若欲依此行之則告辭用孤哀名而奠酌則使人爲之可也

靈車至設奠云云

墓遠處則靈車至設奠云云似是新設而如墓所咫尺之地則雖奉舊奠以行亦可也

黻矚乃大夫之禮而世俗通用前喪已用之如不至大段僭越則用亦無妨耶

黻矚只當論大夫士之別前喪用否恐非可論也此事世俗固多有混用者然來示中不大段亦無妨之語甚有害如此措心百事皆苟矣

陶庵先生集卷十四  
苞脯所以藏於僂房者而今既不用明器等則遣奠後撤脯納苞中似無歸屬明器雖不用脯苞猶有古意何可廢也是亦不撤奠之義耳

答李士迪 壬戌

禫時設位必於靈座故處者禮義精微只當卽故處行事而已正寢非正寢不須論也仍安神主於故處則是祥後亦不撤靈座也禮以別嫌爲重斷不可爲至於移奉別所甚無意義只當同安於妣位權奉之處而用各卓祭畢奉入之際不可

不措辭以告蓋以爲古禮則當附於祖廟而支子異宮之家勢不可行此禮不得已奉安於先妣神主權奉之處云云妣位前一日告辭就吉祭條合祭新主祝措語略爲點化以用似宜如何

答李士迪

倚廬未見何時毀撤之文疏謂不復宿中門外復殯宮之寢然古禮凡言祥者類多兼禫而言亦不可引此爲大祥撤廬之證禫前猶以喪人自處當不毀倚廬而有弔者受之廬中何如

倚廬未見何時毀撤之文然將軍文子旣除喪而後

陸者先生集卷十四  
越人來弔淡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此或爲祥後撤  
廬之證耶

喪大記祥而外無哭禫而內無哭以此推之惟支  
子無壓尊者祥後朔望當行門內之哭  
入廟之後如又哭而行事則雖無壓尊之嫌恐非哀  
殺之義未見其可行也

答尹仲沃

啓昌○丙辰

求助之意甚盛寡陋未足以與此然世之患不能學  
者輒曰氣質也物慾也氣質則惟學爲變之彼歸罪  
於氣質者固不可謂之有志物慾中科累爲甚而此

則不足爲尊患此外諸累亦不可謂不難然如尊窮  
天極地之痛冤雖不能滅死延此一縷而亦豈忍纏  
綿係累於世人所謂慾者哉於此既能脫落得盡則  
惟有體受歸全一箇道理爲安身立命之地此外更  
有何事苟欲爲學則入德門路大學詳矣讀書次第  
則朱子又悉言之矣而爲己二字又是根本田地尊  
果有意於斯耶過蒙不鄙不敢不竭其愚千萬自勵

答尹仲沃

庚申

令從姪家吉祭以事勢言之萬萬切迫誠若有不得  
不行者而以禮律論之至爲僭越終有不敢遽行者

蓋攝祀之稱但以喪不可以無主婦人又不可主喪  
故用一時權宜之道而今又因此改題四世之主禘  
遷當祧之位則是僂以宗子自居矣豈不爲萬萬未  
安乎就此禮律事勢之間斟酌通變是所謂義起者  
非盛德者誰敢爲之是以守經之外卒無可以奉塞  
勤問者也至於行祭旣曰攝祀則祖廟考位似無異  
同雖於祝辭稱孫而備禮亦何至大害於義耶然而  
此亦一獻爲正法也攝祀之攝實用假字義而攝姪  
云云則還欲用代攝之例此則恐不成道理如何如  
何

答朴士豪

挺陽

問目

壬戌

挺陽諸宗喪中祭祀及出外之服皆以中單衣行  
之曰吾先祖潛治先生所定近按先祖論禮諸書  
則初無是證但曰朱子於卒哭後用墨縗常祀家  
廟據此行之可也然則墨縗其果中單衣之謂乎  
家禮祭祀條主人以下服淡衣云則淡衣乃朱子  
行祀之服也居喪之人雖墨其色其制之爲淡衣  
可推而知矣然則先祖所定可知爲淡衣而單衣  
則非矣至若出外之服雖無先禮之可攷家禮註  
或問墨縗出入則朱子答曰但要出外治事則只



得服之先祖禮說從朱子也單衣出入亦豈先祖之禮哉挺陽仲高祖佐郎公嘗於先祖憂服中用栗谷說以俗制喪服出外行祀此說出於趙司業克善三官記矣其謂俗制喪服者非他卽備要所載直領也然則吾先之不服直領保無其說而旣服之證明矣蓋諸宗沉而不茂文獻靡徵每當喪禮則或從門生後裔隔壁之聽而行之因是而誤傳者多如散垂三年不絞一也翼扇不入壙中二也靈寢奉神主三也小祥後上食止哭四也凡此俱非先祖所定浸浸襲謬遂流入先輩集中刊布

百世以招妄言者之議挺陽痛心焉散垂則當時門人嘗有不絞者或有質于先祖則以非吾說答之而諸宗認爲先禮效而遵之致有尤菴之疑其誤一也翼扇則尤菴問答有潛治門人翼不入壙之說而先祖禮說但謂從家禮黼黻畫皆不可闕挺陽先世又無翼不入壙之規是或門人之禮而世稱潛治禮其誤二也靈寢則先祖嘗與鄭寒崗諸公講定以爲家禮撤靈座在大祥章無先除靈床之文故果行三年而旣葬只設床寢而已未聞奉主置其中傳者過實至出南溪禮說其誤三也

止哭則南溪集或以此指爲潛治禮而質之南溪  
答曰備要以前舉世從退溪而行之然則是固非  
先禮而挺陽父兄未有行此今宗中復用或者說  
遽行之則世之不知退溪說者僞真謂潛治禮其  
誤四也至於父在齊衰三年之說則其失先祖之  
旨者尤大先祖嘗病世之事父不以禮心喪亦同  
平人者有所論說以爲祥禫則從家禮行於三年  
後父達子之志衣服則從儀禮子爲父從吉無妨  
又於他說以爲父在降母服聖人之制云者非止  
一二而後屬或有遽服三年者至今爲疑案其誤

五也凡厥五條諸宗或行或不行而挺陽所辨既  
有證據故宗議或不深斥獨其中單衣一節遵行  
既久皆謂反之不可中世因循蓋未得當改之案  
也如得可據安知其不改也遂排諸議斷自改行  
則宗議峻發責之以毀滅先禮茲敢仰質

示喻五條之說世之論者每謂潛治公之禮本來如  
此愚亦耳剽久矣今得所示始知其爲後來沿習之  
謬還以爲幸大抵朱子註說未出之前漢儒以來至  
程張諸老先生所解釋不無異同而朱子註說既出  
則後人不必以諸老先生之嘗有解釋而膠守之此

陶菴先生集卷十四  
豈尊敬程張不及朱子而然也以此推類則備要所載喪服諸說既據古禮參以時制便成一代之定禮備要未出之前潛治雖有定說今此後人不必膠守况於後來沿習之謬寧有不可改之理哉中單衣之制傳襲雖久先訓既不明則亦安保其必出於潛治定說耶哀既依古禮服深衣則已善矣恐不必動於宗中之議而還改之也如何如何

答朴士豪

謚狀事頃者因人傳說而聞之果於士友間有所酬酢無恠乎傳者之言也狀文謹此覽還而此事自有

百世之公議非敢輕說如緯則平素篤信沙老以是尊先文字令仲在時嘗屢示辱屬之意而辭以不敢蓋難於此禮矣哀則或未及聞知否區區本不欲煩諸筆札而既承來諭不得不有復庶蒙恕諒也令仲墓文當不負幽明之情而逋久亦甚愧悚

答朴士豪問目

甲子

大祥後新位之未即合櫛而必待祫者蓋為祧位未及禘遷故未忍遽入昭穆之義也今挺陽祖廟中既無當遷之位承重宗孫又在母服中不可行吉祭則祥後入廟時即為合櫛無妨歟

備要吉祭條註又疏曰以下措語試更考看則可知  
新位之未卽合禋不但爲祧遷一節而已吉祭後合  
禋之外豈有他道理

宗姪大和承重先妣之喪而又方在其母憂服中  
先妣祥後大和引疑禮問解答同春說雖不得行  
禫挺陽之變服則當設位行之而問解答李白江  
問又以爲諸父告辭行禫可也二說不同何所當  
從

問解兩說果不同然以義理言之宗子旣在喪中不  
可主祭則諸叔父何得任情替行耶恐只當從前說  
而已

過時無禫固禮家之文疑解亦引證於并有喪之  
禮舉世遵行然而或謂過時者是語類所謂三年  
而葬者必再祭而無禫之類也又若在外奔喪追  
行成服者及臨祥遭服退行祥祀者之類則可用  
過時之說而至於并有喪者則先賢有以爲後喪  
雖在憂服中前喪已爲澹澹然矣此說未知如何  
所引先賢說未知出於誰人愚意則前喪雖已澹澹  
後喪方在憂服決不可行禫旣不行禫則或人之過  
時二字強爲區別恐爲無用之辯也問解中此條甚

分明何必起疑

答趙靈光

重穰○甲子

連因湖中士友稔聞向來絃誦之聲歸時攀轅之思益知人性無古今之殊在上而善導之則似無不可化之人也以今日世界而欲行古道其狼狽之立至固也安得不為之慨惋也脫去朱墨之累安坐讀書在賢未為失計及此閒暇專意問學益長其見識以為世需是相愛之望也

答成生

德朝○己未

別紙有所俯詢自念無似平日過蒙契好哀之不自

疎亦以先人之故既悲且荷不知所以為喻也葬時銘旌當書號而疎翁二字自好不必改耶顧今丹書未洗如哀自處宜若古人藁葬之為者恐未必乞挽而已請者今不可收回矣如有製來者亦勿用於啓勒在道之時如何如何鄙意如此不敢奉塞盛託幸而不死亦豈忍終無一言乎千萬恕量只乞節哀善保以自盡於大事

答趙生

宗溥

問目

處士秀才之稱禮有明文今有讀書學古之士未有職名則似當依禮書之以處士矣至若不出於

陶者先生集卷十四  
世而職名到身者則名雖官人心則處士也為人  
子者似當順其志而題主銘旌不書職名書以處  
士恐無害於義而古亦有據乎若書處士則當并  
書別號而陷中亦然否

孝子之心只當體親志之所安而已世俗是非何足  
道也處士之稱禮有明文來示已知之矣若欲聞古  
禮有據者則二程全書有曰屬謂高曾祖考稱謂官  
或號行號是別號行如元二劉九之類伊川之子端  
中亦稱伊川為先生矣題主若如此則陷中如之銘  
旌無可問

答李生

渭載

問目

辛酉

古人祥祭固嘗擇日而行之然亦不外於亡月哀家  
則異乎是只當以聞訃日過行矣初期日單獻無祝  
而前一日告由恐不可無也○告辭當曰某罪逆凶  
釁不克終孝昨年聞訃在於七月二日將以是日退  
行小祥而明日諱辰只行一奠之禮彌增罔極謹告

因朝上食  
告之為可

答李生

明煥

問目

亡妻練祭當行於今月而前月遭妻母喪或曰禮  
期以下喪既殯行練祥禫且異宮既殯則行祀無

陶菴先生集卷十四  
疑或曰母葬前設盛饌行祀不合於神理人情何說爲是

辱詢兩說得失何敢折衷於其間而亦不敢全孤勤意蓋後說以生人之情觀之則其爲未安亦似然矣而於禮則未有所據凡祭一以主祭者爲主今尊以服則總也以新喪言之則既殯也以死者言之則又是葬後以神道事之者俱無不可行之義前說所引既是禮家定論恐當從之然更願廣問而審擇之也

答張生

學聖 問目

學聖三歲前爲舅妻所收養遂成母子之名年前

先人以前頭服制面稟則先生引思齋事爲教且考見尤菴答南溪書有曰養父母服制古所未有只當一用國典而苟不得三年則亦當從不杖期之文蓋大典旣曰三歲前收養者齊衰三年備要言己之父母在者降故昨年舅妻之喪學聖服制從備要不杖期之文而先人又以此意書稟于先生則以此事旣有尤翁所論敢容他議爲答矣按疑禮續有李鎮川悅服舅妻事或有引此疵議於學聖服制者而但李書旣曰非三歲前收養慎齋答曰三父八母圖養母齊衰三年謂三歲收養者

尊侍則異於是云則學聖事與李大有不同者蓋服之隆殺只係於三歲前後其爲舅妻之親則同而其恩義之當服齊衰與當服本服者則有不可  
以比而同之未知如何

尤菴之說既據備要及國典而言愚之前書以爲無容別議者此也追聞議者多以爲不是蓋族屬之喪不可有加卽是橫渠定論舅妻既有本服則雖有收養之恩宜不敢有加議者之言或以是歟禮意則如此然其時尊家問目以尤菴書引重而其書初無論及此事故不曾生疑惟隨問隨答耳今者見示冊子

中沙溪答同春一段觀來殊覺瞿然苟以此反之於心真知其非則必有所以自處者矣然服制則本服一欸之外元無不可行者而或傳不獨服其服仍奉其祀云此則於禮於法俱極乖戾非族之祀神固不享而節節拘掣之端必有不可勝言者物情不平或由是而然耶當初所詢只是服制不及奉祀故不得早知以正其失此甚可恨也

答柳生

忠○丙辰

前後勤示備悉雅意世上些少榮利令人頭出頭沒自非過人之識未易拔得而君能慨然有志於斯學



淡用嘉歎至於復卦之義此則不記前說而乃蒙不棄而存省之功如此耶六三之厲在於頻失而復則雖頻而爲無咎矣不知君目下意思方爲復而不爲失耶是未可知也所求味之道固爲要切然所謂味者說不得盡亦不得只是心自得之以飲食言之必先知其可食而後食之食時又必存心不他咀嚼得淡而後其味自出故孔子以好之者置之知之者之下好之者卽味之之謂也君之不患不能知而患不能好之者無亦太遽乎苟能真知則不患味之不淡顏子之欲罷不能是味之至者而其得處則要亦

不外乎致知克己兩段而已大抵爲學之要立志居先而立志則又必以爲己務實爲主然志之不可不立二者之不可不爲主亦必知得而後方可行得此格致所以爲大學第一義者也如何如何好意不敢終孤略報之如此千萬自力



